

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

### 重刊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序

先賢桂林陳榕門先生。爲清季雍乾間名臣大儒。論者謂其學遠紹宋人濂洛宗派。以存誠居敬爲主。是固然矣。然濂洛好談空理。有時近於二氏。前明東林諸賢。承其餘風。結社講學。峻崖岸。立門戶。名愈高而忌者愈衆。終不免於意氣用事。惟先生崛起於清代寒素之中。尊其所聞。卽行其所知。人情物理。無不於真實處求之。其事績俱載清史本傳中。而所著培遠堂文稿。亦多嘉言懿行。流露字裏行間。如寶氣珠光。不可掩抑。蓋先生一生得力處。在省身克己。注重躬行實踐。大之體國經野。小之遇人接物。皆一本至誠。盡其在我。所謂以民心爲己心。治官事如家事。先生充足當之。先生於人無不可與爲善。故不講學。不戾俗。若斤斤乎以儒家宗派薪傳諸說擬先生。似尙未足以得先生之真也。先生所著諸書。見於著錄者。久已行世。而手札節要一書。各省官書局舊有單行本流傳。頌唐嘗讀先

生之論著。如對師保。如聞警欵。輒心儀先生之爲人。立言體例。雖有古今之殊。然大義微言。隨事指點。具有精理。今本所諸同學研究期滿。方將以實習爲服官政之始基。得此書不時展誦之。不啻如嚴師益友。常在左右。有裨於修養者甚弘大。尙友古人。固吾黨之職志也。爰校刊此書。以當贈言。願與諸同學共勉之。

民國十八年五月嶧縣魏頌唐謹識於浙江財務人員養成所

## 原序

爲政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交游往還。時地間隔。有時必藉簡札相通。則不得已而爲是言也。而俗尙浮靡。無端贈答。毫無實意。不過爲通候之詞。其有留心古道。又牽強爲矜鍊。取其詞句之鏗鏘。求所爲實心相與之誠。勸善規過之真。無有也。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友朋酬答。專事虛文。已成薄俗。至賢人君子。由入仕途。爲中外所仰望。而顧亦相趨浮薄。其於崇實黜華之謂何。桂林相國。以醇儒之學術。發爲名臣之經濟。歷邀帝眷。備承寵渥。自郡守洊歷督撫。晉司綸閣。轍迹幾遍於天下。碩望實重於中朝。其設施政迹。悉本仁心爲質。已詳紀文集中。風規凜凜。人自莫敢干以私。及接人待物。又復藹然可親。如坐春風。則養醇而德裕也。間有簡札贈答。往復論議。殷殷懇懇。望人爲善之心。溢於楮墨間。卽因事稱許。品藻時賢。亦復不忘規勸。直使言之者無罪。而

生之論著。如對師保。如聞警欵。輒心儀先生之爲人。立言體例。雖有古今之殊。然大義微言。隨事指點。具有精理。今本所諸同學研究期滿。方將以實習爲服官政之始基。得此書不時展誦之。不啻如嚴師益友。常在左右。有裨於修養者甚弘大。尙友古人。固吾黨之職志也。爰校刊此書。以當贈言。願與諸同學共勉之。

民國十八年五月嶧縣魏頌唐謹識於浙江財務人員養成所

## 原序

爲政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交游往還。時地間隔。有時必藉簡札相通。則亦不得已而爲是言也。而俗尙浮靡。無端贈答。毫無實意。不過爲通候之卮詞。其有留心古道。又率強爲矜鍊。取其詞句之鏗鏘。求所爲實心相與之誠。勸善規過之眞。無有也。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友朋酬答。專事虛文。已成薄俗。至賢人君子。由入仕途。爲中外所仰望。而顧亦相趨浮薄。其於崇實黜華之謂何。桂林相國。以醇儒之學術。發爲名臣之經濟。歷邀帝眷。備承寵渥。自郡守洊歷督撫。晉司綸閣。轍迹幾遍於天下。碩望實重於中朝。其設施政迹。悉本仁心爲質。已詳紀文集中。風規凜凜。人自莫敢干以私。及接人待物。又復藹然可親。如坐春風。則養醇而德裕也。閒有簡札贈答。往復論議。殷殷懇懇。望人爲善之心。溢於楮墨閒。卽因事稱許。品藻時賢。亦復不忘規勸。直使言之者無罪。而

聞之者足以戒。蓋猶是尙力行不尙多言之微旨而已。故當時士大夫。莫不樂於納交。而布衣士庶。亦莫不願瞻望顏色。聞其警歎。迄今彙考其言。大都虛心觀理。平心處物。早已窺濂洛之心傳。札中所云。養富以安貧。勤事以止刁。視官事如家事。體民心以己心諸語。皆本經術以經世。言近而指遠。非同恆泛贈答之文。不第治身治家。可以奉爲龜鑑。卽推之治國平天下。道不外是也。今節錄手札之要者。得若干卷。而予預爲序言。以待剞劂。後之覽是書者。其亦可開拓心胸。增長識力。恍如與公晤對於一堂。奉教於座右。則有益於人心風俗者。豈淺鮮哉。時乾隆戊子春月。定齋陳法拜撰。

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卷上

培遠堂偶存稿

寄四姪鍾燦書

京中浮華。須立定主意。不爲所染。蓋天下惟誠樸爲可久耳。吾家世守寒素。豈可忘本。讀書見客。事事檢點。卽學問也。

又

在京在途。一有刻閒。便當看書。古人遊處皆學。不過爲能收放心耳。驕傲奢侈。一點不可沾染。卽會客說話。固須周旋。然不可套語太多。多則涉於油滑而不真矣

又

夷方風俗。化導不易。今將各處義學官田清出。作爲束修。於各鄉設立義學。卽令本地生童，訓誨讀書。雖不能通文。而語言服物。漸可變易。又



(南)



刊發朱子治家格言萬餘本。分發各學。並刊家禮四禮翼等書。總之不知者以爲迂。而知者以爲此根本工夫。我之本意。總望化得一人是一人耳。

寄曹貢九鎰書

把晤未幾。又別萬里。拳拳之誼。寸心志之。吾兄處事詳細周到。素所佩服。惟沾滯少決。遂動多懊悔。壁間養氣尊聞聯語。楊侍御似有苦心。望留意。如此得力。將來仕途。便有把握。不致作兩截人也。

寄王罕皆步青書

邊方節孝。不比中土。而匹夫匹婦。慕義無窮。人性皆善。豈可一概抹煞。乃向來數年。竟不舉一人。今已諄激通查。此刻報到合例者。不下數十人。其餘兵火之際。玉石無分。同遭慘戮。或自縊投水者。不一而足。此種難有證據。亦無事蹟。惟詳請於被難之處。建廟置主。並表其墓。以慰幽魂。總之表幽貞於天末。雖似迂緩。而人心風俗。未始不因此各有感觸。

。此亦化導移易之一端也。

又

吳門是非之地。不宜久處。然竊謂士人有不容已於瓜田李下之遊。則瓜李之嫌。原不能盡避。偷事在可已。則並此不遊。豈不更明心迹，未知高明以爲何如也。滇中年來所發各書。約千部以外。自知蠻煙瘴雨之鄉。難以驟語貫通。而以此爲傳世之物。庶後起者知世間有此種書。得所稽考。此至迂至拙之婆心也。

寄張 灝書

邊方與中土不同。書院義學。所謂多其教之地。廣其教之人。登高之呼。莫切於此。書院則拔一省之俊髦。造就人材。敦崇實學。其掌教宜加遴選。務得學有根柢。爲之學徒。則取其資質可以造就者。不必盡係老師宿儒也。義學宜城市與鄉村並設。以詩書之氣。化其鬻競之風，千百人中

。培植得一二人。此一二人。又可轉相化導。流風餘韻。收效雖遲。其功實可久遠

寄楊星亭嗣璟書 丙辰 乾隆

鄉前輩賣志以歿，未遂首邱。聞之甚爲悵悵。應盡之情。當致之家中。以作安葬之費。此老向在都門。家鄉靈柩之不能歸里者。無不罄力相助。卽就弟到京後而論。成全者不下十餘柩。據理而論。今日之柩。斷無不能歸粵者。况又得諸位之主持。自易易耳

又

衙門公費。爲偶代者用去。實無情理。此等事只合以大度處之。眼前虧損無多。向後思之。愈有滋味。稍涉聲口。未必大有裨益。而使衙門中。因此些須。留一爭執之迹。貽人口實。亦覺不雅。五十金雖多。亦有時而盡耳。老兄以大方排解。足徵遠見。弟竊謂人生境遇。本無一定。心以爲不

精理名言非  
閱歷有得者  
不能道其隻

字吾人涉世  
能參透此理  
則儉以饗廉  
自非難事矣

足。則常不足。心以爲有餘。則常有餘。十年前每年月俸不滿百金。八口衣食。均給於此。有不足之時。亦有有餘之時。今者過蒙恩遇。歲將萬金。而逐月公私事務。有有餘之時。亦有不足之時。可見人之一生可以終身在有餘之中。亦可以終身常在不足之中矣。所以一切服食酬應。終不脫寒儉本色。貽笑大方。非其力有所吝。抑此心有不敢自昧者耳

又

吾鄉捏報之田。不下數十餘萬畝。今欲搜出欺隱。以圖抵補。自不肯卽爲開除。彈丸瘠土。生計無多。復添如許之新糧。田不加多而賦將益重。粵民何堪。且以粵民之餘田。作爲外省廢員得官之捐費。於情於法。均未得平。不識議者以此事爲何如也。

寄劉含章新翰書

吾兄邃於學問。識見超脫。他日展布。必大有可觀。惟是性氣宜平。心思

宜專。平則不偏。專則不雜。不偏則事理得。不雜則可免始勤終怠之弊。非如世俗之以退縮爲平。以固執爲專也。迂闊之言。惟兄留意焉。

寄葛洵天正笏書

此閒應賑者十四處。借種者十餘處。應賑之處。窮民多不願領。有領作隨繳還者。細詢其故。以一經領賑。終身不能發迹。用爲可恥。至今從無人告求賑濟者。此以見滇民澹樸勝於他省耳。

寄王文鼎書

大凡吾輩苟心存利濟。便覺功業無有盡期。而世閒事事物物。亦到處形其缺陷。惟事事求其有益。念念矢之無愧。庶幾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種境界。在身體力行後。當自領之耳。

寄尹元長繼善書丁巳

行旌北指。舍姪尾行於後。今接途中寄來家書。備述經過沿途上下無擾。

仁廉體恤。爲自來所未有。可知士大夫舉動。均關風氣。在前人未必有心驚擾。不過視爲泛常。稍不體察。遂有許多不急之舉。雖一無所取。而下已不勝其擾矣。大人此行。不啻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也。

寄張 之頊書

邊方士習。半多平蕪。鮮有根柢。其弊總由先儒根本之書。鮮得寓目。卽偶一有之。又乏明師指授。咸以功難速效。未免望而疑畏。所示論言策問。酌古宜今。堪爲後學津梁。

寄周 琛書

報滿後陞用與否。難以懸定。惟應靜聽功名定數。食祿有方。以此汲汲勿違之心。用之於遙遙莫必之地。亦覺無益。不如就現在所居之位。行現在應辦之事。將來奉旨超擢。固可欣慶。卽鵬飛稍待。而奉職克勤。亦可問心無愧。况太守官不爲卑。歷任至十八年。在當局者覺其淹滯。而由半生

熱中躁進者

觀先生此言

心氣自平

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 卷上

八

蹭蹬。難涉黃堂。及甫經洩任。旋即罷去者看之。又不啻在天上矣。隔山相望。山之高低。不在山也。在乎人之心耳。試看四境士民。所仰望者何事。上下同寅。所倚藉者何事。乘此抖擻精神。鼓其餘勇。凡可以造福瀟民之事。竭力籌辦。本任應歸結之案逐一清釐。當今切要之務。即將來超擢之機也。迂闊之言。惟高明留意焉。

寄內弟楊晦叔聲顯書

高堂無恙。努力宦途。爲地方做些好事。以展素蘊。不枉朝廷恩遇。亦不枉讀書一場也。所謂好事者。如百姓苦累處。設法調劑。減得一分。民受一分之益。至於地方水利田工讀書化導之事。尤當隨時措注者。上司交際。似亦禮所不廢。然過求艱貴。亦覺不必。上司未必以此責望屬員。卽屬員之敬上司。亦不盡在於此。平日恪守上憲功令。凜遵上憲訓諭。凡有檄行。悉心辦覆。地方情形。據實上聞。此正所以敬上憲。故不盡在儀物間。

也。

又

一介之士。存心利物。於物必有所濟。况堂堂百里侯耶。總之下情必要上達。倘奉上行。必就本處民情土俗。據實上聞。於詳盡之中。寓委婉之意。則於事有濟。而上下得體也。地方雖云簡僻。然一處有一處之風俗。一處有一處之利弊。隨處籌畫。方爲盡心於民。幸無以事不到前。卽爲無事可辦也。

寄廣西府

書戊午

牧民之道。不過教養二端。就滇言滇。夫役私派之累。早已革除。可以稍紓民力。惟地土瘠薄。出產無多。兼之食指浩繁。米糧艱貴。養之一字。惟有興修水利。勸諭墾種。力行社倉。是其急務。每年多種幾畝田地。多收幾石糧食。卽爲窮民資生之計。而村寨多積幾石社穀。則籽種有賴。遇



有荒歉。有備可以無患矣。教之一字。則惟勤宣化導。力行義學。廣發書籍。學校爲風俗之原。士習端。則民風亦厚矣。以上各條。均奉憲行。釐定條規。三令五申。不遺餘力。甚望切爲經理。庶幾觀效有日也。

寄陳 韶書

自以爲是足以審事此言可爲吾人座右銘

凡事不顧公事之有益與否。而先持一自以爲是之意見。是已者樂之。非已者惡之。此爲剛愎自用。滿盈招損。不但於公事無益。卽自己亦受虧損不淺。迂闊之論。未知諸君以爲何如也。

寄顧用方琮書

永定河築隄建壩。不但補偏救弊。徒費帑金。兼恐養癰遺患。愈久愈難調治。以棄爲取。以不治爲治之說人人知之而卒不言者。迹涉更張。重於改作耳。惟憲台宏才卓識。久有此議。彼時大部所駁。止以民間田園墳墓難於遷徙爲言。此外別無異議。卽鄂相國以遙隄爲萬不可行。亦止云河水突

然而來。截然而止。非比黃河云云。究竟突然截然。何以不便於遙隄之處。未曾道破。是非確論。正惟其突然截然之水而限之以隄。束之以河。則隨處沖激。若聽其游衍於寬廣之區。亦斷無不平不順之理。竊恐議論日多一日。河患日深一日。卽有再爲以棄爲取之議者。亦因日前之旋奏旋改而以爲事不可行。多此一層駁案矣。細詢輿論。無不以淀淤爲直省將來之大患。而淀之淤與不淤。則在永定河之治與不治。是永定一河有關全直利害也。今奉聖明詢及一勞永逸之法。此眞千載一時。夫以棄爲取之說。突然及之。本屬紛更。今旣奉有明問。若再輕描淡寫。了此公案。明年汛期。安保其水不爲患。是上再四有一勞永逸之旨。而司事者終不免作補偏救弊之圖也。况事勢之順逆難易。本難一一預料。惟視其關係如何耳。所關不甚緊要。則逆而難。自不如其順而易。如所關者大而且遠。則與其順而坐失機宜。毋甯逆而幸其有濟。卽不克濟於今日。或者濟於將來也。夫成大

功者不顧小嫌。建遠略者難期近效。竊以爲永定河一勞永逸。在今日此舉

又

遠築遙隄。作爲東西保障。中間河身寬廣。汛水漲發。四處漫衍。勢緩則無沖決之患。水淺則無淹沒之虞。而且淤積於地。止餘清水。仍歸淀中。不致淤淀。尾閘不塞。即可達海。水落之後。地愈肥饒。正可種麥。不與水爭地而地之所獲倍豐。不築隄衛民而民之安堵愈固。隄外村莊。或可填高地基。或可遷移隄內。即按戶賞給遷移銀兩。亦不過一年搶修築隄之費。在小民雖有一時遷移之勞。而可以永獲麥收之益。又可免年年沖決之患。日計似乎不足。月計即已有餘。

寄王 者輔書 己未

革命家犧牲  
奮鬥之精神  
以有熱腸耳

居嘗謂天下之大。得百自了漢。不如得一熱腸人。自了漢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而斯世斯民。何所依賴。熱腸者隨時隨地。必期於世有益。有此熱

使先生而生  
今之世亦一  
革命好人才  
也

賜。然後可以言措施言利濟。於一己之得失反覺無足介意也。

### 寄儲觀察之璠書

待罪藩宣。爲國薦賢。原屬公義。每見世俗官場。一經薦舉。便以師生稱謂。心竊非之。自返歷任以來。歷荷上官知遇。受知最深者。如尹如程。均蒙列薦。然俱未有師生之稱。惟司農高公。則以爲諸生時文章受知收入書院肄業。久在弟子之列。又不同官場矣。吾輩道味相親。久而彌篤。惟當彼此勸勉。共勵公忠。又不在此形迹間也。

### 寄徐 德裕書

同僚相遇。豈能人人盡如己意。惟虛公而又體之以恕。常覺在己未必盡是。而在人未必盡非。則自然少所滯礙。籌畫地方利弊。不可止圖目前。在任一日。須盡一日之心。而經手倉庫錢糧。則又須作刻刻可以交盤之想。如是而已。

寥寥數語足  
當一篇官箴

寄尹元符會一書

本朝魏環溪先生。居家立朝。俱能克己力行。不愧有用真儒。寒松堂集。惟稼書先生三魚堂集與之後先輝映。其有益於後學不淺也。近來蒙養一節。絕少留意。里閭無佳子弟。朝堂焉得有好人才。久欲輯弟子學則一書。以古人嘉言懿行。有益於弟子者。勒成一書。第所採取廣而決擇須精。非一時所能卒業。故取朱子白鹿洞揭示諸條。明白顯易者。輯爲養正遺規。卷帙不多。易於流布。適己山在此相商編輯。業已付梓矣。

又

先生處已甚  
約而待人則  
寬良由宅必  
忠恕故人情  
物理無所不  
周辦賑者能

凶年興工。窮民藉以食力。比之賑濟。原覺均平無爭。但必須工價稍寬。使民於口糧之外。可以養贍家口。若如直隸代賑之工。止給飯食。其價止平時十分之三。是反於凶年而派民大差。殊非代賑之意。今歲各工。已詳請概照帑修一例給價。小民踴躍。已有明效。明年亦照此辦理也。天津爲

如此存心則  
實惠及民矣

衆水歸海之區。被瀆者十年而九。皆由於水不行地中。盈尺之水。四境蔓延。非水之能災人。乃人不能留餘地以容水也。但節節而爲之。消於此者溢於彼。終不免以鄰爲壑。必得相其下。審其脈絡。使水有所歸。乃爲一勞永逸。雖爲費甚鉅。而以三四年捐賑之費爲之有餘。與其年年仰食於官。不若此舉藏富於民也。

寄蔣 一鳴書

巡歷地方。所至與父老子弟課晴雨。話家常。宣教化。藉以洞悉風土物宜。體察民間疾苦。凡民間有爭角田土之事。隨處勸明。速予審結。訟不停留。民無冤累。實牧民者隨時可行之善政。卽四民實受之愷澤。

寄張侍御 考書

居官者惟以缺地之美惡。定宦途之順逆。旣泄其地。遂疾視其民。不以爲民不知恩。則以爲民不畏法。而士民亦從而腹誹之。上下交疾。而治道不

可間矣。夫一門之內。尙復頑良不一。何況一邑。何況一省。正惟人有頑良也。故設官以治之。官其地者。當與其地之人情苦樂風俗美惡有不容己之情誼。有必當盡之職守。早夜孜孜。求所以轉移化誨之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善政於是乎出。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善教於是乎興。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動謂民不知恩。蓋先問己之有恩與否。動謂民不奉法。蓋先問立法之善與否。居常持此以自勉。並勵僚屬。大率解此者猶不失爲循良之吏。其餘則均不以爲然。其立意可知。其居官更可知。邊方民多樸陋。鮮知大體。本非敢於玩官。實畏官而不知所以敬官之道耳。

寄陸 福宜書

吾輩處不如意之事。遇不如意之人。惟益返躬自責。靜氣平心。以求一至是無非之道。弭謗在此。免禍亦在此。舍此而別生角抵之計。恐無益而有  
害也。

寄尹元長先生書

翰苑爲儲才之地。兵農禮樂皆才也。他若風雲月露之章。冠冕堂皇之句。粉飾徒多。無裨世事。組織雖巧。何益身心。大人以真至之胸襟。裕切實之學問。平時落筆。不尙浮靡。隨意評品。力黜偏僻。今番定有振作。引繩切墨。俾後進英俊。羣淬勵於根柢之文章。而奮發於有用之事業。此所爲遙望而生慶者也。

寄馮 光裕書

楚南半壁。其風固悍。其民亦貧。所知者舵桿之役。尤爲勞民傷財之最。本爲利濟而設。究於利濟無甚實效。得大賢爲之保釐。定能撫摩噢咻。三湘日有起色也。

寄孫 雋書

吾輩居官。當事事從民生起見。計久遠不計目前。尙實事不飾虛文。方不



負朝廷爲民設官之義。亦不虛此生讀書濟世之本意。至於緩急輕重。隨宜變通。則又當虛心審度以求其中。平氣遇物以協於衆。然後事克有濟也。

寄石 達沂書

士人以德行爲本。而門以內尤爲根本切要之地。此處認真培養。根深木茂。源遠流長。正不可量。

寄楊星亭書

江蘇吏治。頗有因循之病。一事到官。遷延不結。窮者守候失業。富者營求蕩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訟棍從中把持。胥蠹因而飽索。訟庭日擾。催駁盈帙。及至結案。仍是海市蜃樓。未彰公道。去冬曾澈底清查。未完之案。有二千餘件。統列一單。按月彙催。并令將承辦吏姓名填於文尾。擇其最玩者。指名提究。法在必行。上下衙門。持此一單。懸於心目。起新除舊。一月一查。半年以來。已完過半。再得三四月。積案可以全完。

。每月新案無多。隨手可辦矣。至於人尙智巧。事多變幻。有一事卽有一弊。一日未結。卽有一日之弊。逐事隄防。力有未勝。惟有遇事速結。庶幾稍省。

寄德松如先生書

承勗以無倦二字。實惟切要。有恆可以基作聖。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夫子論近仁。剛而兼毅。曾子論士。宏必及毅。：恆者常久之心。毅者定力之謂。皆無倦之謂也。且以觀天下古今之事。愈遠大則愈非旦夕可以觀效。而有旦夕可以觀效者。決非遠大。利害固久而後見。是非亦久而益明。有識者計久遠。不計目前。爲民物不爲一己。當時或以爲迂。而久大之業恆基於此。苟有倦心。則稍有挫折。便生消沮。其何以濟。

寄家聖泉法書

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期稍有

裨益。然志廣願奢。百未如願。事雖未成。心實難已。有時過於勞悴而亦不覺。覺亦不復惜也。年來精力漸不如前。而又當此煩劇之地。隨事經理。已苦難支。若遇有疑難。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則寢食作止。常懸心目。不能擺脫。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捧讀明訓。益服知我之切而愛我之深也。諸儒語錄。不免偏勝有疵。一經朱子。悉歸醇正。有如布帛菽粟。可以療饑。可以禦寒。近世言學。亦知遵尚朱子。而用功只憑口耳。逞技惟在詞章。終日讀書作文。未知所讀之書。於已何益。所作之文。於世何用。其業居然讀書。人亦未嘗不以讀書人目之。究之於身世毫無所益。甚有所行所存與書全相反者。使世人謂書可以不讀。讀書不必有用。皆由於此。是當以聖門知行合一之語。因人指點。隨時印證。庶幾挽頽風於皆萬一耳。

官至兩司。事權不輕。責任尤重。人心風俗。最爲本務。藩司不僅以會計管鑰爲了事。猶之臬司不僅以刑威搏擊爲了事。僅求免處分。完故套。於事何益。於心何安。三吳士習。浮而鮮實。民風亦狡而多欺。地方官畏難治也。未免有所因循。或以姑息出之。不知因循則事多遷延。株連無已。姑息則奸人竟爲法所不及。而善良反無以自全。每事涉官。無論大小。不分是非。展轉變幻。動至破家。皆由於此。

#### 寄汪槐堂灑書

制義取士。義取闡發精蘊。囊括古今。而沿習既久。遺本逐末。談聲調。工勦襲。幅無心得之語。人尙空衍之文。於古今事全不關會。於聖賢之言。本意亦鮮發明。士人習爲口頭禪。而世亦遂以敲門磚目之。時文之類敝而學術之空疎。大半由此。

#### 寄宮怡雲爾勸書

先生一生學問得力處惟在遇事實心不求苟安使居官者人人能如此則事無不治矣

吾輩居官制事。惟問義理之是非。不問時地之久暫。庶幾近之。竊以吏治之不古若。而生民不受其福。在位不能及民。皆坐此苟焉而已之念誤之耳。津署書屋。題曰恆齋。其記略云。人人視官衙如傳舍。朝廷安所得百年不去之官而任之。卽此意也。

寄胡 承璘書

千古不易之名言

官場之事。論舉行則當局自易於旁觀。論是非則旁觀較明於當局。蓋當局者。不但人多蒙蔽。卽自心先不免於蔽。故可畏也。能當局而時作旁觀之想。則得之矣。

寄朱南湖奎揚書

吾人一生安所得盡如我意之地而處之。安所得盡如我意之人而與之。惟有虛心觀理。理之既得。然後盡其在我。恕其在人。毋矯激。毋因循。總期於事有益。卽或事出意外。而返己無愧。心亦安之。諸葛武侯以吾心如權

不能爲人輕重者。理既得也

寄周 人驥書

聖天子明目達聰。廣開言路。爲臣子者。惟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爲盡職。又不必問之部議之准行與否也。入告之體。事須關係。尤須著實。關係而著實。尤須平心靜氣以出之。詞不必已甚。意不必過激。乃爲得體。於事始克有濟。古人所以致歎於立說之難也。建言者執其一二。動以所見不謬。極其形容。初不知情態不一。知有此說而不知更有一說。以此動難相服。反啓齟齬。皆此故耳。

寄倪 象愷書

此番主持鹽政。酌盈劑虛。自有一番妙用。天下之大。熙熙攘攘。爲利來往。以此爲生人日用所必須。信賞必罰。體國經野。皆所以利之也。聖經以義爲利。又云用之者舒。可見此利字原不可廢。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來翰及此。益徵經畫有素。比來之因利乘便。化無用爲有用。商民之享其利而不知者。益可想見矣。

寄顧用方書

寒素書生。家無長物。幾歷仕途。豈不知動帑之難。豈不念賠累之苦。而事屬應行。費當不惜。有時不費固省。有時多費而亦省。惟熟計其事之有益與否。不能懼一己之後累而忘國家之遠圖也。

寄周 開捷書

國家培養百年。羣才競奮。不少隨分供職之人。所少者實心任事之人。實心任事者。計久遠不計目前。顧大體不拘小節。國家爲重。凡一時之得失。一己之功過。皆不暇顧。其迹似乎迂闊。近於好事。而防患未然。慮周事後。月計不足。歲計有餘。

寄王 者相書

深知治本之  
論若擴而大  
之亦民生主  
義也

盜賊皆起於貧窮。貧窮皆由於無業。自來以保甲爲弭盜之計。不知防之使不敢爲盜。不若養之使不必爲盜也。所云編查惰民。誠得此意。惟編造之法。不患其遺濫。而患其紛擾。安插之法。不患其疎虞。而患其失養。尙宜通盤籌及。方可就地施行。

寄孫 萬書

藥邑時有命盜之案。此作令第一要事。亦第一難事。總在不憚煩勞。於勘驗時。悉心推鞠。初情既得。以後便有把握。且隨時完結。可省無數拖累。常有假命案盜案而含糊不結。兩造俱傷。不願終訟。因而有諱命匿盜之事。皆初勘不實有以釀成也。至於地方利弊。做得一件是一件。自古迄今政無過教養二端。勤化導於先。嚴勸懲於後。皆教也。廣開地利。毋奪民時。皆養也。就直隸各屬而論。俾各水均有去路。則窪地之涸出者必多。必早而種植亦必多。此卽藏富於民也。惟勉之。



寄官怡雲書

國家之事。計久遠不計目前。當費者則不必惜。可惜者竟不必費。司庫者皆以慎於出納。免於侵那爲能事。勢必作不終日之計。費小時不肯爲。必至害大費重而後爲之。聖人以出納之吝。列於四惡之末。初以爲何至於此。年來悉心體察。始得此意。此可爲知者道耳。

惜小費者汎  
大計有慨乎  
其言之

寄潘 銘山書

士人身入仕途。歷登顯要。非不極其遭逢之盛。而叩其所行。不過熟習彌文。了此套數。於斯世斯民。毫無裨益。揣分何安。問心滋愧。寶山空歸。正可嘆也。

寄德松如先生書 辛酉

爲國理財。節慎爲要。量入爲出。自是正論。然愚見當問所用之爲何事。偷事在可已。無關利害。費雖少亦所當惜。若事關民物久遠利害者。雖重

有費。亦當不惜。就大學生財大道而言。如此經久有益之費。乃在爲之者疾生之者衆之內。不在用之者舒之內也。况事勢成敗。各有其漸。當然之事。惜費不行。後雖多費而不及行。或能及行。而所傷已多矣。在司計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可免目前駁詰。又可少日後干係。實於私計甚便。第恐人人如此。事事如此。地方諸事。日就廢棄。亦非長策也。

### 寄楊星亭書

國家興舉。當計有益與否。費多而有益。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費猶不費也。費少而無益。並此少者亦枉費可惜。徒滋擾攘耳。司計者多主節慎一說。未爲上策也。

### 寄托 庸書

士人惟身心最爲切近。其用功亦惟存心克己二者最爲喫緊。此處用得一分工夫。便有許多得理之事。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也。然官場中所汲汲

講求以爲要務者。却不在此。但須儀文習熟。機緣湊合。便爲得手。程子云。世人事事要好。惟自己一個身心。却不要好。待事事好時。此身心先已不好了。今日官場內所謂待好。正所謂身心先已不好者也。

寄桐城相國張文和公書

州縣官一舉一動。與百姓息息相關。不獨貪廉爲小民身家所係。卽勤惰明昧之間。緩急寬嚴之別。亦爲小民休戚所係。現在隨時勸勉戒飭。冀其各發天良。咸思朝廷設官爲民之義。而不復存自利自私之心。庶幾隨其才分之短長。漸著其爲民之實效。

寄黃 廷桂書

津海兩年。晨夕過從。披瀝敘談。奉教最深。知經濟識見。俱從克己閱歷中來。故有根柢。不同任一時之氣。雖有可觀。不皆合理者可比也。竊以恩怨太明。古人所戒。稍有成見。則於事遂不得其平。吾輩仕途。幾經層

折。尤宜將夙昔芥蒂。消歸何有。以示公溥。且身當鉅任。上酬  
恩遇。下副民望。平心付物。尙恐或先。區區恩怨。非惟不可。亦有所不  
暇矣。每時時以此自檢。質之高明。以爲何如也。

寄德濟齋先生書

古聖賢之微言精義。散在典籍。惟讀書可以通其解。亦惟讀書可以踐其實  
。始止以詞章爲學。雕琢雖工。無關性情。卽或矯語性命。又未免談空說  
幻。墮入理障。旣無益於身心。更何裨於民物。書自書而我自我。世人所  
以目讀書爲口頭禪。謂作文爲敲門瓦。負此書亦重負我矣。大人實踐錄。  
從孟子大體小體句獨得真諦。指點親切。曲暢旁通。格物者格此也。致知  
者致此也。修齊治平亦卽此而推也。大體立而小體無權。天理流行。人欲  
返聽。克己卽所以復禮也。大體立而小體效用。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踐  
形卽所以復性也。

諭江西各府

官場陋習。最講揣摩。西江人情。尤喜造謗。一官之陟。不以爲某人囑託所致。則以爲某事迎合所致。一官之黜。不以爲某人中傷使然。則以爲某事拂意使然。至於斷案平反。尤易有捕風捉影之事。百凡惟知責人。不思返己。惟趨風氣。不按道理。不但士民有之。官場亦正不免。本都院無他技能。所講求者是非非之定理。所主持者善善惡惡之公論。揣摩二字總用不著。果能事事求其至是。而力於爲善。便是工於揣摩。

又

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言。而操守一節。尤爲難知。亦最爲要緊。人鬼關頭。既要看得破。又要把得定。有平時議論矯矯。而財利當前。或以爲人不及知。或以爲事無大礙。或以爲如何巧取。尙可抵飾。在本人既不能自保。旁人又豈可輕信。

矯正揣摩陋  
習示以揣摩  
正軌亦諧語  
亦正論可謂  
語妙天下

又諭廣信府

書院專祀朱子。宗仰甚正。固諸生之奮志向學。亦見守土者之雅意振興也。匾額發來。望諸生以鹿洞學規爲宗。立志勵行。於誦讀中。切己返求。勉爲有用之實學。不僅以口耳詞章。畢讀書之能事。乃能不愧紫陽宗派也。比來師席自然得人。凡與諸生相見時。當以此意語之。

寄戴 修永書

安命卽所以守正。仕途無百年不去之官。吾輩有不可一日失守之道。惟足下裁之。

寄劉含章新翰書

教士惠民。懲惡安良之大政。任勞任怨。勢所不免。有初行或難驟服。而久之乃覺相信者。若初行既覺欣感。則久之更易浹洽。有恆可以作聖。論政益以無倦。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寄吳 湘臯書

讀書專爲窮理。則識見日增。作文發自中心。則根柢自厚。多讀一書。卽得一書之益。多作一文。卽見一文之效。舉業事功。同出一原。文風士習。駸駸日上。樂育之功。良不淺鮮。

寄冷節臣時松書

揚郡風氣。最講打點。又善營求。夜長則夢多。事久必弊生。官司耐一時之煩勞。則小民受無窮之福澤。凡事只宜就事論理。不必問其人之地位若何。若以避嫌爲高。矯情取譽。必多不得其平之處。來札謂腥羶之地。而以冷性處之。此言已得要領。亦近日居官中第一義也。

寄朱南湖書

經此波折。益知吾輩官場中。雖極應爲之好事。尤須腳踏實地。詳慎出之。乃爲得策。蓋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能必世人皆我知。卽或知矣。能必

知我者卽皆信我而爲我也。惟有事事求其自信。稍有不信。不敢自欺。至於人之肯信與否。則竟可不計。此吾輩所宜審端而用力也。

寄王

文鼎書 辛酉

仕途順逆。百凡皆有定數。祇能盡其在我。自求無愧。不必尤人。亦不可尤人也。平心而論。雖或事出意外。亦必所處不善有以招之。返觀內照。其理自見。其氣自平。

寄邵

其德書

詞苑爲國家儲才之地。茲當教習之時。給以膏火。優以安居。正可專意下帷。屏絕酬應。以取日知之益。至於館閣文章。首先藻麗。不得不爲。著意而學。須有根柢。內而身心。外而經濟。皆宜隨時用力。非徒在鏤月雕雲也。

寄王鍾陵恕書



自維此身。一官本非天賦世襲之物。升沉通塞。數之所遭。隨時有應盡之職。隨事有不昧之心。不敢稍存退阻。有負恩遇。惟知已有以信我。亦惟知已有以策我也。

寄宮怡雲書

此卽先哲克己復禮之精粹語吾人持躬涉世所當奉爲圭臬

吾輩與物相接。難必人人情理之中。惟自反不愧。此外俱當聽之。而身在仕途。尤宜委曲以濟公家之事。稍有直遂。雖在我可以自信。而於公事無濟。卽便與之分過。若每事自己認回幾分不是。又替別人原諒幾分不是。庶無難與之人。亦無難處之事。近常以之自勉。並時以此告知己當不以爲迂也。

又

連次把手。具見反躬克己。腳踏實地。有一番切實工夫。責己而人自不我咎。恕人而人樂爲我用。以此推行。經世緯業。皆不外此。

寄周 人驥書

邇來漕政。半由於例之太多。偶有未善。卽設一例。究竟法立弊生。所除者一二人之弊。而所苦者多矣。卽如糧船食米餘米。原可聽其沿途得價變賣。既有益於旗丁。亦有資於沿河民食。乃竟視爲來歷不明之物。層層查禁。其所以禁之之故。不過曰盜賣漕米。試問自有漕以來。通倉果皆掛欠否。偶有掛欠。果皆無追否。不此之審。而惟以賣米。苦爲禁例。究竟旗丁所帶餘米。豈敢置之無用。不過徒爲一路弁兵所利耳。於事無益也。

寄宮怡雲書

來札以變化氣質。津津有味乎其言之。良足欽佩。愚見立言之緩急。當以所事爲斷。中有所見。而事無關係。緩言可也。不言亦可也。不然。恐難一概以含容出之。蓋事大則所爭者事也。事明而止。於已何有。

寄儲 起綸書

邊地民愚。獠獠尤甚。然凡民具有天良。恩信所孚。自能不勞而理。每見官蒞其地。輒先有厭薄之心。甚則有嫉惡之意。父母斯民之謂何。朝廷設官爲民之謂何。果能休養化導。有一段實心實力。而民頑如故。然後責民。未晚也。

寄徐 本仙書

來札於讀書爲學之是非利弊。暢切言之。語語從體認中來。循環展誦。實獲我心。試思國家何所需於文藝而以此取士耶。蓋謂能作文者。必曾讀書。能讀書者。必能明白道理變化氣質耳。不謂揣摩術工。讀書者自讀書。而於道理不求甚解。卽心能解之。而言與行背。以致不能變化其氣質。又焉能澤及於民物。今日欲救讀書之弊。而收取士之效。惟有講求身心格致之學。知在此。行亦在此。以此學。卽以此仕。庶幾近之。

寄王罕皆書

近日士子。非盡作文之不如法也。實由看得文章。不過空言。無關實事。撫拾成文。原自有餘，講求義理。考核實事。則十無一二。視此文爲敲門之瓦。無珠之櫝者。非一日矣。朝廷考言詢事。明知文不足以定人。而舍此亦無憑以試士。竊以爲言者心之聲。聖人察言。先於觀行。今日士子之文。卽士子之言也。固不敢謂卽文以定其素行。亦當就文以觀其識見。莫如將先輩名文。擇其囊括史事。暢切人情物理有關世道人心者。雖不應舉。亦可當格言。一則如黃陶菴方靈臯諸公之文。爲之選擇。加以評點。別爲一冊。重在有議論。有見解。有質實。以救空言勦襲之弊。於學校人才。不無裨益。

### 寄楊星亭書

古人位益高。則心益下。原非故示謙抑。實見得顯秩難於相副。大業貴於及時。此中歆然。未敢自以爲是耳。高明定已見及於此。望回光返照。益

勵虛中。以宏遠略也。

寄吳湘臯書 王戌

江西文章。多有貌爲古奧。故作艱深。人不能解。直至己亦不能解說。幾於自欺欺人。文章關乎心術。此種習氣。最宜澄汰。

寄家聖泉書

官場習氣已深。每日自上及下。忙忙鹿鹿。雖有治民之排場。實無及民之實事。官執法以及民。民亦卽玩法以欺官。官日多。法日密。而民益無以自全。風俗人心之壞。其機自上。其流及下也。

寄張楞阿若震書

交代事竣。便可掛帆旋里。南陔之日月彌長。膝下之晨昏可戀。依依色養。樂有餘懽。實爲清門盛事。况以壯盛之年。而得優游林下。奉親讀書。可謂士林佳境。

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卷中

培遠堂偶存稿

寄宮怡雲書 辛酉

昔人謂人不可以世務妨讀書。只當以讀書通世務。弟竊謂苟以理道之心應世。則世務正無妨於讀書。而且有益於讀書也。每見人於世情能觀破一分。於身心有一分體貼。則於古聖賢言語。便覺津津有味。同一書籍。而或則以爲迂遠。或則以爲親切。且卽一人之身。而前視爲迂遠。後又視爲親切。皆此意也。遺規數種。刻成附寄。自顧本無一知半解。可以問世。惟就眼前所見。覺切於時。而利於病者。卽爲採入。不取過高難行之論。其文詞之淺深。以及人之或古或今。或遠或近。或窮或達。均可不論。高明閱之。必有以教我。

寄馮敘九元惇書

嘗謂士君子於境遇。則極其恬退。而於事業。則極其勇往。勇往者。盡其在我爲世之熱腸也。恬退者。安命之實學聽其在天也。其迹在近似之間。而其理在是非之界。官場以躁進爲勇往。以委靡爲恬退。未免錯看。惟高明可以語此。故及之。

寄周 人驥書 壬戌

邊方風氣未開。民俗樸陋。其待治比中土更切。而見恩亦比中土爲易。榮泄未幾。保甲義學。次第設施。想見約束與化導兼施。不同於俗吏之爲也。有一分實心。自有一分實效。規模既定。持之以久。自克觀成有日也。

寄家聖泉書

久滯閒曹。未獲展布。深爲悒悒。此中遲速。自有定數。惟望就其時地之可爲。出其學識之所及。有一分眞精神。卽有一分眞事業。韓魏公滯於管庫。於職事未嘗苟且。然推官理事不倦。王府尹以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

條例太多拘牽太甚利民反以病民此語實從閱歷中得來今之言法治者其知此乎

目爲遠器。可爲千古觀人確論。且吾輩盡其在我。以異於俗吏之隨時俯仰者。正在於此耳。目前吏治。患在有名無實。有初鮮終。雖極利民之政。而行之反以病民。其所以然之故。則以條例太多。拘牽太甚。苟非於民物有不容己之心。孰肯破例以干罪譴。况自古凡關國計民生人心風俗之事。皆未可以尅期有成。其可以尅期而成者。多係粉飾耳目之舉。必非真有關於國計民生人心風俗者也。

#### 寄唐莪村綏祖書

綱訟久延不決雖戶婚田土細事亦足以破人身心今之司法制度已與昔時州縣之黑暗不同然積案亦所不免積

州縣自理詞訟。不過戶婚田土。在官視爲無關考成。動不經意。而小民一身一家之計。卽關於此。一紙入官。兼旬不卽批出。及批准出票。又聽其自然。不作速審之計。未幾又屆停忙。故准而不審。審而不結者甚多。官衙無法紀。草野安有公論。刁民無顧忌。良善卽難自全。至於涉訟之耗費傾家廢時失業。又其次焉者矣。官場所謂民刁俗悍者。恐未可盡咎之民也



案愈久累民  
愈深故速審  
速結實爲聽  
訟者第一德  
政觀先生此  
文而益信

寄程扶南書

家務縈心。自未能一意讀書。然立定課程。每日偷暇爲之。無致閒斷。久之亦必有得。况當此家計零落。心力不齊之時。曲加體察。隨宜布置。亦自有理得心安之處。此中亦大有學問。古人以治家卽爲學。不僅作米鹽瑣屑觀。良有深意。更望勉力於此也。

寄王後村 書

地方官視民事全無關切之意。故雖有良法美意。多不能行。勉強行之。亦見其害不見其利。益見有治人無治法之非虛語也。然所謂治人。才調猶次。其最要者。此一點不容已於斯民之心。有此心。則才之大小。可以隨事見功。否則雖有長才。亦足爲害。又况無才也。一年以來。臃臃以此啓導各屬。要在動其天良。然後程以事功。近雖覺於民事。漸知吃緊。而心之

無論何人皆  
當奉此格言

果所云云。則尙未之知也。益信居官作人。心地最要。未有無好心而能爲好事者。學約中立志一段內略抒此意。未知當否。幸荷指誨。

寄衛 哲治書

沿海要區。事不甚繁。而地多曠土。今司牧其地。可以徹始徹終爲之擘畫。一時無可見之功。經久有及民之効。在此一舉。且免首邑無謂之應酬。聚精會神。無非爲窮民身家之計。縱極煩苦。無非樂境。知必見及於此也。

寄唐莪村 書

所有興舉。甯留寬餘。庶幾事易集而官民兩無所累。官之潔已愛民者。固不乏人。而欲其損資以爲民。勢有所難。累官一二。累民何啻八九。累官則上司知之。因累官而累民。則上司不得而知。甚有官不自以爲累。而民愈不勝其累矣。此官場中所謂名實兼收者。尤可慮也。

寄彭青原家屏書 癸亥

行已接物。以直爲主。不直則道不見。原未可委蛇將事。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局外而觀。亦自有不偏之公論。而一入官場。得失念重。止顧目前。遂多不情之舉。昧心之談。總緣自反者難。自反而自責者更難。古人於勤慎之外。復有取於和緩。而強恕之道。可以終身行之。正爲此也。臨歧之贈。幸諒之。

寄尹元符書

呂新吾先生。學問經濟。俱可見之施行。非空談性命者可此。此公閒亦有偏處。而一腔憂國憂民之意。發於本心而不可遏。其不可及處。正在於此。先儒云。無忠做恕不出。有此不容己之心。所以每事有一番安排。使各得其所。俱有至理。非偶然也。

寄沈子大起元書

所論我見一語。尤爲切中士大夫之病。一有我見。則或憑意見。或顧利害。甚至以我之行止。爲理之是非。不難強事以就我。更不難苦天下人以遂我。皆此有我之見爲累也。

寄張 綸書

宦海無定。經一番波浪。增一番閱歷。古人於橫逆之來。必三自反。非空引咎也。正可卽此以爲熟察人情克治身心之地耳。

寄張文和公書

關中民情。愚而多樸。較南方爲易治。然亦當憫其愚樸而思所以教之。蓋樸則易教。非樸則可以不教也。

寄鄂文端公書

人之聰明才力。不相上下。業事詩書。亦無不明白義理。辦別路徑。及至臨事稍涉利害。則每每止圖目前。不顧久遠。止顧一己。不顧天下。良由

看得一身之富貴太重。故看得君民之事較輕耳。年來嘗以此觀人。卽以此自責。昨聞名論。以萬物皆備之我爲我。人有不協。皆我之責。則視國家之利害。皆我之利害。天下人之賢愚。皆我之賢愚。上下千古。參贊位育。無非我分內之事。迹似待我者輕。其實待我者極重。先儒以西銘一章爲仁字源頭者。卽此意也。

寄徐 德裕書

教化固不專事刑罰。而就刑罰中。未嘗不可以寓教化。遇事平心靜氣。執法持平。奸惡者無能幸免。則良善者有以自全。官衙有公論。草野自成風俗。近有一聯云。欲求政簡心常苦。到得刑清夢亦閒。惟高明留意焉。

寄雷翠亭鉉書

札來戒懼慎獨。說得如許親切。大學八條目。無非一層緊似一層。治平事業。總歸根於誠意正心。中庸放之彌六合而卷之退藏於密。亦卽此意。所

云愈嚴密愈廣大。已將大學中庸之層次主腦。該括無遺。非實在於此等處。痛下克治苦功。不能道此。

寄歸少宰宣光書

官場陋習。上下衙門。終日忙迫。究竟實在及民者甚少。官有事於民而民反不之知。民所切望於官而官又不之知。官民情意不通。雖法良意美。行之難免滋弊。甚至因偶一有之之弊。而廢經久常行之法。皆官司苟安自便奉行不實之故。而州縣尤爲親切交關。故州縣得人。則一州一邑受福

寄衛 廷璞書

聖主勤政愛民。公聽並觀。臣工條對。意美法良。不一而足。有言之可聽而行之甚難。亦有名雖奉行而實未曾行者。卽如每奉部文。層層轉行上下衙門。案將成帙。似乎已經奉行。而士民則尙不得知。地方何從受益。總由上司以轉行爲了事。州縣以發房爲了事。卽出告示。亦祇於城門通衢。

遠鄉士民。何能遍觀盡識。出示之後。官亦全不照應。及至士民。或有違犯。不曰事不可行。則曰民不肯行。而不知實未曾行也。地方官果肯事事從民生起見。每奉行一事。體察民情。逐處計畫。利在何處。害在何處。惟求有利於民。并防有累於民。行之而利多弊少。則當救弊以全利。不可因弊而廢利。如此則雖法未能即效。亦可補偏救弊。漸收其益。

寄葛 其恕書

以官場爲利藪。惟計出息多寡。不問民生休戚。惟求上司刮目看顧。不問自己能否盡職。此官場人鬼關頭。來字覷破及此。且有夷然不屑之意。卽此便見立志。從茲奮勉。所進正不可量。至於物力艱難。世情變幻。見過則易。見功則難。又須自己立定腳根。從難苦中做去。語云。儉可養廉。又云。惟忍乃克有濟。不儉必不能清。寬耐而持重。非隱忍而忍置也。勉之。

寄雷翠亭書

事關久遠之計。均非可以常例相拘。亦未可以旦夕見效。而行之稍有疑難。便成話柄。旁觀者不謂作事之無恆。動謂事不可爲。日趨於苟且旦夕之圖。以爲穩著。此近日居官之通病也。

寄德松如先生書

以官養民。不如以民養民。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言之似涉迂闊。行之實可久遠。自古如斯。在今日尤爲切中。

寄馮紱九書

職掌無多。而就所得爲勤勤懇懇。洞中體要。有一分心思。卽造一分福澤。不必以事小爲嫌。先儒所謂存心愛物。於物必有所濟者也。

寄托庸書

盛朝休養日久。生齒殷繁。縱盡水濱山涯。皆爲民業。猶恐有限之地。不足以養滋生之民。顧坐視其地有餘力而不爲之所。輒曰事無近效也。或曰



無動爲大也。以官養民而不以民養民。力所不及。勢有所窮。此司土者所不能不展轉於心。懼無以仰副聖天子子惠元元之意。閱邸抄知有招墾荒山之奏。實有一片愛養實心。從民生根本起見。方能如此。可勝佩服。

寄徐 本仙書

仕途遲速。關乎時數。非吾輩所宜置計。惟現在所居之地。有可以有爲之權。而能卽心卽事。推己及人。上副主知。下孚民望。中可以告知己。此卽刻刻所當致力者耳。至於道理。不可移易。而時事或多阻難。則又少不得委曲調劑。庶幾人已兩得。可以澤被乎民物。總之天下人。自反難。自知更難。能自知自反而又肯自屈則更難。持己之是。以折天下人之非。鮮能相服。况自持者未必至是而無非也。始信古人所云平易近人者。其中原有作用。未可竟作俯仰隨俗看也。

省身克己之  
學其理極深  
先生說來乃  
顯極裕

寄張 考書

服官無分京外。總不外乎國計民生。二者之中。理有相因。事難偏廢。京官則能言而不能行。外官則可以言即可以行。所見未到。固多偏著。所見已到。而出之不善。亦滋其弊。迨至弊也。而或咎所事之不可爲。後更無可爲者也。素稔以義爲質。備其丰裁。惟望善其所以行之出之者。

寄崔 元善書

官民雖有尊卑。而天良原所同具。居官者倚勢作威。不以良心相感。徒以法術爲籠絡。雖可欺於一二人。不能欺於千萬人。無論內地邊方。此心此理。均屬相同也

寄朱 陵書

近來功利詞章之習。流而不反。讀書者所在不乏。顧書自書而我自我。每見讀書之人。與未讀書者無以異。讀書之後。與未讀書時無以異。竟似人不爲科第。則無取乎讀書。讀書已得科第。則此書可以無用矣。居嘗窺見

及此。耿耿於懷。學約中偶一發明。而筆墨荒疎。詞多淺率。竊恐未足爲多士則也。諸君重刊各撰序文。獎許過甚。心竊愧之。然士者四民之倡。而官司者又多士之倡也。各持此意。自勉勉人。化行自上。教成於下。羣務於有用之實學。使境內士子。以讀書爲克治身心之事。毋以文章爲敲門之瓦。則士習由此而端。民風由此而厚。治化出其中。人材亦出其中。此又吾之所厚望也。

寄周力堂學健書

居官者平時於民生。無一點休戚相關之意。語及化導轉移。則以爲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籌及有備無患之道。則又以爲難而有累於己。遂覺民生疾苦。毫無可以置力。惟待其迫切有犯。則依而峻法及之。上有仁聖之主。而下不蒙至治之澤。守土官之咎。百喙難辭矣。

寄家雨泉浩書

任事者必有  
如此心理如  
此勇氣然後  
可以任大事

年來所辦之事。未及觀成。殊切耿耿。然事理之是非。審之於己。而事勢之成敗。聽其在天。又不能逆料後來之或有異詞而置之不爲理也。伏讀上諭居是職者。暫不忘久。卽一日而爲數十年之計。久不生倦。數十年常如一日之心。大哉王言。其訓示天下臣工。親切有味。吾輩惟宜以此自勉。他非所知矣。

### 寄家聖泉書

大凡有益於世之事。其始也不能不有所難。迨其後則又不能一無所累。畏其難。懼其累。必至視天下事。皆可以已。不但已不可爲。且勸人之不爲。且忌人之爲。見有爲之者。則又卽其小疵以議其大醇。使卒無以自解。此所以驅天下之人。皆趨於苟安自便之一途。而鮮有人焉出而任天下之事也。

### 寄馬 金門書

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 卷中

昔人論治。以不取爲與。以不擾爲安。而於苗民尤爲切要。動謂苗民知畏威而不知懷德者。恐非持平之論。孫合河所上撫苗事宜。似爲得之。

寄雷翠亭書

士大夫言之可聽。行之不力者。皆由心腸太冷之故。冷則於斯世斯民皆覺不甚親切。不曰毋動爲大。則曰何苦乃爾。年來鹿鹿。止不肯將此腸變冷。所苦者才識淺陋。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免塌蹶跋躄之患。

寄孫文定公書

仕途遭際。有時竟不可知。士君子惟有信其在我。其他付之適然。然究之日久論定。不可知者數。而可知者理也。

寄范九池咸書

每讀大疏。皆關吏治民生之要。誠可謂務其大者遠者。近來民窮可慮。而官窮亦可慮。朝夕不給。中材何以自勉。日復一日。流弊不小。大疏所陳

增添養廉。切中肯綮。亦振興吏治之一端也。

寄德濟齋先生書

立心行事。惟論理之是非。不計數之得失。一切功名利祿。久已置之度外。眞所謂知有國而不知有家者。

寄劉含章書 甲子

縣令一職。於民最親。及民甚速。一切利弊風俗。惟縣令知之最悉。行之甚便。遇上司有所興除。其當者固可推廣而力行之。卽未當者。亦可酌劑而變通之。故一言一動。皆關民生休戚。其他自府道以上。位非不尊。而於民不甚親切。卽於事多所滯礙。歷來由縣令起家。漸歷臺閣者甚多。要其聲望政績。當爲縣令時。已不同俗吏之爲者矣。

寄馮敘九書

所示條議。俱關地方要務。吾輩孜孜講求。惟期有裨民物。可行則行。不

能行則言之。吾盡吾心耳。切不必以越位爲嫌。且安知上台之不聞而見信。卽不遽信。而逆料其不信而不言。亦非推誠事上之道。近有一聯云。爲之在我當如是。樂夫天命復奚疑。每日玩味。不覺前後之累。均可聽之。惟求在己無愧於心耳。

寄常 青岳書乙丑

竹邑介在萬山。地闊人稀。清寂之况。可以想見。然朝廷之設此官。以爲民也。吾輩之有事於此官。亦爲可以及民也。就所管之地土人民。爲之整頓經理。行其有利於民者。去其有害於民者。况地僻事少。則案牘應酬。可以不致紛擾。土廣民貧。則休養化誨。可以有所措手。捐官場無益之俗套。與紛煩之俗念。專一勤懇。爲此地圖永久之利濟。就目下而論。清苦寂寞中。有許多滋味。有許多樂趣。而人不知。異日事有就緒。遺惠在人。更覺不虛此行。不負此官。所得多矣。歷攷前輩名臣。盛名偉望。率多

起於清苦艱難。人所畏避不居之地。其事業實始基於此。而得力亦在於此。猶之登程者。志在千里萬里。不必一出門便有好路。偶有崎嶇。便以爲苦難而裹足不前。皆非有千里萬里之程者也。

寄吳

謙誌書丙寅

觀此足見治水不知疏導但知築隄壩捍禦之非計

天河二郡。在水鄉。無所謂水利也。惟不受水害。卽爲水利矣。多開河渠。遙築隄岸。順水之性。而不與水爭地。跡似棄地。其實正所以收水利而廣地利也。

寄朱

厚培書

教習雖覺忙迫。而弟子之工課。卽先生之學業。教學相長。人已交修。理本同原。事亦相因。好學者處此。必有一段鞭辟近裏。返躬克己工夫。決不至如村師訓蒙應酬句讀而已。

寄楊秋水應琚書



吾輩居官。不擇地。不擇官。惟就可以盡心措手之處。埋頭做去。此外升沈遲速。均非所知。淡於仕進。切於措施。甯靜致遠。義取諸此。彼連歲遷擢者。每歷一官。不及察民生之休戚。更不暇辨地方之境界。又復遷去。他人羨其赫赫。而循名責實。返躬內問。慙慙虛度。不堪回首者。不知凡幾矣。此可爲賢者道耳。

又

爲己一賦。具見抱負。古之學者爲己。聖人垂訓。人多囿圖讀過。不肯體認己字。如自私。自是。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樂安。忘危。自以爲爲己之道當如是。而不知己字看錯。所學豈復可問。程子云。爲己者其終至於成物。爲人者其終至於喪己。實挾千古爲己爲學之精蘊。

寄周 人驥書

法禁於已然。教施於未犯。就鞠獄中得其致此之由。而隨事指點。因人化

導。一時似難見功。久之必有移易。平時視教字爲迂闊。動謂人不可化誨。殊不知世間不可化誨者。原自有人。而可以化誨者。畢竟爲多。司牧之官。平時無一點懼民不善之心。又無一句勸民爲善之語。直待事犯從而加刑。未刑之先。如何不至誤犯。既刑之後。如何不至再犯。均未之計。終非弼教之意。

### 寄家元若仁書

自古爲治得人。比行政更爲切要。以行一善政。利在一時一隅。而得一善人。則可以行無數善政。利無數地方。所云地方官鼓舞振興。又從得人之先一著用功。實爲探本之論。

### 寄朱濬伯亨符書

身世之事。凡可知者皆理也。凡不可知者。皆數也。理本可知。而不求知。數本不可知。而強欲知之。卽云巧中。徒亂心意。何裨實事。來示正復

相同。卽此當吾輩講學一則何如。

寄楊清江錫紱書

來諭以欲正民風。先端士習。眞探本之論。而謂百般風俗。自上及下。而轉移之機。全在於上。欲端士習。先端仕習。仕途中人懷便利之私。每遇一事。爲己之念重。爲民之念輕。明知其於民有益。而於己無益。亦不肯爲。若更於己有累。則動色相戒。其所謂累。亦不必重大勞費。卽眼前費些心思去籌畫。費些口語去開導。非盡不能。爲己不肯。不曰何苦乃爾。則曰不如其已耳。先儒云古之學者爲己。其仕也爲人。今之學者爲人。其仕也爲己。文中子云古之仕也養人。今之仕也養己。而呂叔簡云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此風不變。流弊何窮。仰惟聖人在上。愛民課吏。事事期於實在。要於久遠。而行之鮮效。此吾輩奉行者之責也。

昔韓昌黎賀  
進士王參元  
失火正坐因  
富避嫌之一  
念觀先生此  
文胸襟氣度  
過於昌黎遠  
矣

寄曹 涵書

凡地方有富厚之家。乃無業貧民所賴以衣食者也。遇有訟事。是非一準於理。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乃能服民。亦足杜奸。俗吏因富避嫌。或摧富以袒貧。均屬偏見。最長刁風。安富正所以恤貧也。

寄尹元符書

本躬行心得之餘。端士習文風之本。按試所經。必有聞風興起者。不獨冰壺朗映。譽徹公明。從此人敦實學。士重躬行。薰陶涵育。爲多士講明根本之務。爲國家造就有用之才。知大儒之所成就必多也。

寄劉含章書

吾輩一行作吏。此心無不要作好事之理。全仗一點真精神貫注其中。不以難而阻。不以易而忽。不以久而懈。庶幾行必有效。况此時此心爲合邑所托命。尤爲當留意也。

寄德濟齋先生書

朝堂之正氣。卽生民之元氣也。正氣常伸。則元氣自厚。大人忠誠蘊結。國體民瘼。時刻在念。至於遇事不激不隨。擇可而語。以調劑爲主持。委婉以求有濟。尤非學養深邃。不足以語此。

寄周 人驥書

湖南風俗素稱刁悍。年來訟牘日減。刁徒斂迹。自是執法明允。訟無留牘之效。上下孚信。可以想見。至於上臺凡有興舉。下吏勉強粉飾。全無實際。反多擾累。久爲官場必有之積習。所見誠是。然當此生齒日繁。生計日蹙。凡可以有資衣食者。自當切爲計及。其閒驟然獲利者。民自爭先爲之。何俟於官。其一時不能有利。小民力薄計短。難於興舉。須官爲導引。官爲籌畫者。亦自不少。預存一必行之見。強官民以必行。此好事喜功。固屬不可。而竟視世閒無可爲之事。亦未免因噎廢食。惟相其地上所宜。

行之以漸。相宜者爲之。不宜者聽之。既不苦以所難。亦不至擾累也。天下凡百事體。有一利必有一弊。決無百利而無一弊之事。始事或難。觀成則易。決無甫行而卽易成之事。朱子所以有七分利三分害。或利久而害暫。卽當行之。三分利而七分害。或害久而利暫。則不當行之之說。呂新吾有母執偶然之弊。而訾常然之法。毋驚偶然之利。而貽經久之害之說也。

寄黃秉直明誌書

近世士人。窮年矻矻。不可謂無志。亦何嘗不爲己。無如把己字看得小看得私了。似乎爲己而適以喪己。非無志也。所志者謬也。記云官先事。士先志。官非無志也。業已官矣。所重者在事。不可徒有其志。託之空言也。方其爲士。原不能遽有所事。而不可不有其志。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志也。亦卽事也。孟子所云尙志。而大人之事備。孔子所云隱居求志。皆此意也。

寄尹元長先生書

邊方寒士。歷官多年。一絲一粟。無非天家所賜。然生平志趨。頗有所向。用財一道。亦自講求。不肯妄用。亦不肯一無所用。

寄張 照乘書

地當煩劇。民刁好訟。若預存刁訟之心。未免有畏難苟安之念。官惡民刁。而民益得逞其刁。官畏事煩。而事益以難理。積疲之習。咸由於此。欲加整頓。却又不可太驟。惟有徹底清查。提起線索。逐事經理。完者漸多。新案自少。民知官有分曉主持。刁者無所施其技。善良有所恃而安。所謂刑罰得中。卽刑罰中教化。而大易所謂不留獄者也。

寄劉含章書

自來不朽循績。無不從艱難勞怨中做成。所謂好事多磨。好人難做者。正謂此也。切望不可以此稍墮乃心。且此種意外之遭。正所以磨礪吾輩。爲

善看其力與不力耳。趙明遠云。寶愛其一刻。可作人世之百年。嘗有味乎其言之。今以此相質。或不以爲迂也。

### 寄家雨泉書

人生在世。事親讀書課子。三者最爲切要。最爲難得。年來知必有一番切已返求工夫。有益於身心。有益於民物。有益於家。有益於國。以視奉職在官。更爲實在。

### 寄宮怡雲書

銅務重大。經費浩繁。知必一一清楚。乃能起行。足見慎重公項。隨處腳踏實地。克己恕人。此中已見學識。居常謂骨肉至親。一經交代。互相責望。鮮能相好如初者。皆由恕己太甚。求人太苛耳。

### 寄家聖泉書

此行諸凡自克。無幾微不豫言色。良由學養。非可強致。自古聖賢處患難



。無不如此者。選擇守令。不必遽求德盛化神之效。亦無事解衣推食之恩。能於小民有一番關切之意。有事到官。是是非非。還他一個明白。官衙有公道。鄉里卽爲風俗。平時之化導有時。不如隨事之整飭。足以感動人。聖人所云。道以德。齊以禮。而政刑正所以輔德禮者。舍政刑。亦無從見德禮。惟無德禮。全事政刑。則如今日之掛壁告示。全無一點道民真意。俟其罹罪。從而刑之。受刑之人。既覺其苦。而其餘無所懲警。何以使人人有不敢犯之意。

寄方望溪先生苞書

有操守尤貴  
有責任心千  
古不易之公  
論也

自古政以人行。得人爲要。人之賢否高下。先觀心術。再觀其才識學問。如心術之邪者。自不必論。卽正也而視斯民之休戚。時事之得失。如秦越之肥瘠。漠不相關。縱潔已奉公。保守祿位。於斯世何補。近日官場。於人材一節。旣多諱言。而於人之存心。又多不及講究。皆可浩歎也。

寄張 照乘書

吉安地廣民稠。鮮不以刁詐好訟爲言。來書以爲尙存三代直道中土遺風。足見平心化理。無疾視斯民之意。官斯土者。德教未施。在我者未盡絲毫。動言民刁俗敝。無論四境之內。民未必皆刁。風未必盡敝。卽果有刁敝。在朝廷之設官。官之所事。正爲此等。今全不思所以及民者。而動以刁敝爲言。似乎人皆不可化誨者。此等語意欺人乎。實自欺耳。居嘗以此爲言。來字所及，更見化理有餘。行之有效也。

寄孫文定公書

古人窮經。足以致用。凡不能致用者。不可謂之窮經。然窮經而不能求其切於身心倫物者。亦必不能致用。近見人畢生讀書而不能有用。皆坐看得書中所言。不甚親切之故。而經義尤甚也。

寄金 貴書

兵民名目雖殊。而身家之休戚。則一也。倫理之厚薄。則一也。民不可無教。不教則無知而易犯。相習成風。兵丁何獨不然。訓練二字。不可偏廢。而訓更先於練。平日不知甘苦。不明道理。雖膂力方剛。適足以恣其傲慢不平之氣。有勇必兼知方。有自來矣。

寄家元若書

儲糧重地。顆粒均資民食。舉動卽關利弊。常有在官視爲無甚緊要。而施之於民。卽爲苦樂關頭者。一年以來。定已體察及此。多所釐剔也。

寄朱厚堦書 戊辰

官場清況。此意中事也。然以其才識志向。經此一番艱難。必有一番磨礪。他日漸入佳境。以宏展布。則今日未始非得力之候也。

寄王喬林書

遠略婆心。日歷災傷之區。目擊顛連之狀。知病卽藥。必有拯救善策。建

白施行。仰報知己。以世俗而論。未有職守而僕僕道途。原多苦累。然吾輩視之。正可藉局外之見聞。以濟事中之補救。知同此結念也。

#### 寄靖果園道謨書

豐川未歷宦途。而於官場之利弊。政治之得失。言之親切有味。世人動謂讀書人不諳世務。無裨世用。閱豐川作。可以破俗說之謬。而得通儒之真矣。

#### 寄程學如兄弟書

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工之境。值可以用工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即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古人云。學問要看勝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二語。實爲萬金良劑。隨時隨事。以此著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却多少希冀妄想矣。至於門內之行。總要看得骨肉貴重難得。則財

物自皆落後一層。匪惟不可計較。且不必計較也。

寄宋 邦綏書

離秦一載。地方吏治。已多不同。力屏成見。益勵虛公。就事論事。因物付物。藏身者恕而後可以喻人。反己者誠而後可以集事。此固不敢一刻稍懈也。

寄楊星亭書

官場習氣。有一番去留。卽有一番趨向。是己非人。趨新厭故。此中幾不復有真是非。殊可歎也。

寄輝觀察色書

米糧非犯禁之物。賤糴貴糶。貿易之常。處處有米。處處可買。人人有米。人人思賣。不但不宜禁。亦不可禁。卽果能令行禁止矣。而秋成之後。人人奉法。不敢收米。一遇青黃不接。民米日少。若無民間積存之米。圖

價出糶。將四境之民。盡仰給於有限之官倉。其何能濟。兼官有減價勒糶之行。商賈裹足。客米不至。卽本地有米之家。當此歉年。人人希圖貴價。官爲勒賣，誰肯輕糶。惟有緊閉不出耳。米日少而價日昂。貧富相持。地方日不安靜。皆由於此。

寄李侍御元直書 己巳

本朝魏環溪湯潛庵二公。罷官以後。家居二十餘年。讀有用之書。行無媿之事。爲政於家。式化鄉里。言動舉止。與古昔聖賢相印證。隨所閱歷。筆之於書。卽爲範世之大文。與經生家呀唔誦讀吟咏風月迴不相同。

寄家聖泉書

塞外嚴寒。風景落寞。聞之令人生畏。隨遇而安。無往非學之趣。知二年以來。凡所見聞。形之紀述。皆足發揮名理。可以傳後。理得者心安。見遠者身泰。昔賢謫居。貌加豐而食加殮。時時以此爲遠人祝耳。

寄鄂 敏書

小學一書。巨細畢該。知行並進。先儒謂爲做人榜樣。近世學者。視爲應世階梯。並有標題列刊者。毋怪人以小學爲可讀可不讀之書。卽讀小學者。亦不知其所以必須讀是書之義。大序所云。精其理。踐其實。化民成俗。於是乎在。眞得是書之義。以此提倡。化得一二人。卽一二人實受益矣。

寄方望溪先生書

周官一書。後儒多疑少信。幾同無用之陳言。析疑出。而後天下後世。知此書爲經世之典。不可少之書也。

又

米貴民窮。當今通患。致患者非一端。則補救亦非一策。大要不外大學所云生財之大道。孟子所云開源節流而已。

寄楊方起兄弟書

家計之有餘不足。乃一時境遇所遭。貧而失學。與貧而力學。則存乎其志。古人處艱難困苦之境。而仍有讀書稽古之樂。且以收動心忍性曾益不能之效。正見無地不可以學。無時不可以學也。

寄朱曉園書

中秘書多。心得在人。爲詩詞歌賦而讀書者。風雲月露之學也。縱極富麗。何裨民物。爲身心性命而讀書者。經世服物之學也。似乎迂遠。終歸實用。果能從身心性命上用工。考古證今。心有所得。措之身世。則爲不朽之事業。敷之詞翰。則爲有用之文章。以云詩賦。莫高於此。近日多以身詞列苑。不得不專重詩賦爲言者。似文章事業看成兩橛。殊非聖主教育人材之至意。

寄屠杏村祖賚書



近日士風華而鮮實。讀書行已。判然兩途。士子不獲收讀書之效。而世亦以讀書人爲無用。此通病也。

寄唐近仁秉剛書

仕宦廿年。至無以爲家。其情良苦。然論理固宜如此。吾輩立志亦正如此。此難與俗人言。言亦不信。惟有隨遇而安。仍守吾寒素之故步耳。

寄周人驥書

卷牘中留一分精神。即可爲百姓主持一分公道。官衙之是非。卽里閭之從違。境內二三頑惡有所警懼。良善得以保全者不少矣。能令州縣官時時事存一點惟恐寃民累民之心。人人作釜底抽薪之計。日積月累。庶可望教化興行。風俗移易也。

寄黃程萬瑞鵬書

牧令之事。煩雜難理。江左較多。蘇常二府尤甚。而訟獄其大端也。大抵

人多智巧。好事喜爭。理曲者強詞奪之。尙易辨白。或將無作有。或欲揚先抑。或欲取姑與。官司聽之。急則不暇致詳。輕喜易怒。稍有失平。民得持柄而搖。以聳上司之聽。緩則日久變生。狡計百端。莫可究詰。以致一案化爲數案。小事釀成大事。逆料其詞不可信。置之不理。則虛實難又明。繁者益見其繁。刁者愈逞其刁矣。惟有先之以鎮靜。繼之以虛公。而終之以迅速。民知其官不可欺。法不能逃。事入官衙。是是非非。確乎不爽。則身受者折服無言。卽聞風者亦知誑詞無益。釜底抽薪。庶幾近之。古人所謂刑罰得中。卽刑罰中教化。正謂此也。

### 寄朱曉園書

頃聞新命。進秩臺諫。實慰素心。官不尊於詞垣。亦不離乎清淡。而喉舌是司。風紀重地。則倚任尤重。非閒曹可比。司馬溫公云。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而汲汲於名者深戒焉。此爲臺諫樹之的也。臺中言事

。自以事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關於國計民生倫常風俗。或足以彰幽微而明公道。雖一時格於時議不盡施行。而言爲人人心中所欲言。事爲近今所共見。自不失爲人告嘉謨。且一時不能盡行其言。而存此一議。安知異日不施行耶。此又不在乎一時之從違。而在乎情理之不易也。常有事在必行。而行之無益。且不如其不行者。則又不如其已矣。

寄葛洵天書

別後兩月。將行笥書籍。次第檢閱。分別存留。發書院者約有百種。府州縣志。留在衙門。幾同廢紙。亦並發書院。爲諸生本地之文獻。其本地先儒文集。如康南阿呂涇野之類亦然。兩月以來。頗與古籍相親。覺連年空攜此書。到處相隨。而不會與之一面。空負此書多矣。大凡少年讀書。不能領略意義。只能記誦詞句。其不能領略者。識見未開也。能記誦詞句者。性靈猶在。精神尙足也。中晚以來。閱歷漸多。識見已開。頗能領略。

而又不能記誦。則以性靈漸滅。精神不足耳。有志讀書者。乘精神充足之時。明知未能領略。只要勉強記誦。將古人語句。飽貯於胸中。迨後見識漸長而語句現在口頭。一加玩味。意義自見。如逢故物。如獲新義。平日強記之書。皆爲我有。皆爲我用。所謂溫故而知新者。卽此意也。尹公素日從不攜書而行。而心性志向。俱在上一等。擬將貞觀政要一書。致送此公。閱之必有益也。

### 寄朱曉園書

侍直稍暇。正可開編。玩味先儒嘉言善行。考究古今因革大政。就此得其理道時勢之所趨。培養補救之所急。每閱一篇。設身處地。悉心體認。便見得學問經濟。同條共貫。不僅掇記詞事。以供詩文作料而已。嘗謂士人有不費物力而得之。書齋靜室。掃地端坐。是也。有不煩縞紵而得之。良師益友。展卷誦習是也。長安道中。不能概却酬應。每日必得撥冗靜坐一

二時。與古聖賢相晤對。偶有所得。或有疑難。隨時登記。以待質證。比之逐日奔突拜會不關切之人。講說不由中之話。所得多矣。况逐日往還。有損無益。且滋指摘。更無謂耳。

寄黃秉直書

凡有著述。祇就考之於古得之心者。筆而書之。甯爲布帛菽粟之言。風土物宜之記。可以坐言而起行。兼可信今而傳後。杜歐諸公。當憂虞險阻之時。落筆命意。無非一腔忠愛。至今傳頌。言者心之聲。非矯飾也。時時守義安命。事事責己恕人。則心境和平。一切牢騷憤激。自無所用之。况聖德如天。雨露風雷。無非至教。吾輩居易俟命之學。正於此時此地見之。

寄宮怡雲書

銅廠一節。年來清釐。已云巨細必周。今得處膏不潤。履險而安。非腳踏實地。焉能有此。吾輩因此益有把握。不恃人之不事苛求。而恃我之無可

苛求。未始非學問之進境。至於躬涉險阻。方寸不亂。益徵年來所持者正。所養者純也。

### 寄朱南湖書

首郡殷繁。表率不易。寓精詳於慎重。備費苦心。人以此爲郡伯見長之地。吾實以此爲黃堂種德之基。登斯民於乂安。慰萱幃之慈念。早膺榮擢。又其次矣。

### 寄初 元方書

仁恕之論正  
所謂君子學  
道則愛人也

紳士刁玩。惟宜開誠布公。漸次整頓。常有同一勸懲。而稍有意見。則未免過激。流於已甚。非保全之善策也。

### 寄顧 鴻書

一切靡文陋例。無裨於公。而有累於民者。及官有些須之益。而民受無窮之累者。次第清釐。去其太甚。爲百姓省一分擾累。卽爲百姓培養一分元

氣。

寄楊 潮觀書

每見讀書萬卷。下筆千言。而一行作吏。非拘泥鮮通。卽迂疎寡效。使人謂能讀書作文。不能居官理事。其實事非其事。仍是學非其學耳。眞讀書人。定必有眞事業。四境之民生利弊。風俗美惡。罔非行吾學之地也。

寄靖果園書

處善循理之功夫。卽爲安身立命之學問

寄尹元長先生書

事業日隆。物望日重。百凡舉措。益見敬慎。責已恕人。期於有濟。此官場所不肯爲所不能爲者。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綦難。惟有堅其素志。守以定力。始終精白一心。維持國是。仰副君恩。自問雖不足以語此。而亦不敢不以之自勉也。

### 寄程扶南書

家道興衰。原有定數。身爲家督。全在努力向前。寧耐處之。不但讀書不可懈弛。卽一切處境立身。尤須立定志向。毋少頹惰。語云無往不復。常有身處艱虞人所難堪之境。而其後卒能樹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貧賤憂戚。未始非天之成就一切。勉之。相期甚切也。

### 寄靜果園書

豐川著作。必傳於後無疑。其推尊朱子。而又並取陸王。良以二公學能實踐。事功卓然。後儒罕及。故爾節取。不肯以門戶分短長。初非以調停爲兩可。

### 寄楊星亭書

語孟之書。問答各別。道本一貫。但於字句間比附聯絡。畢竟牽強。先儒編纂此書。未必先有成竹。故學而爲政。只拈首二字爲篇名。而全篇原未



嘗俱言學言政也。所論語孟一氣聯貫。實爲見道之言。而以學字仁字相承遞說。未免滯於字句。以此附商何如。

寄夔 舒書

苗民刀種火耕。最愚最苦。而恩信又其天性。地方官撫之以恩。示之以信。當無不傾心悅服者。語云以不取爲與。以不擾爲安。爲治苗良策。楚南尤要。

寄屠 嘉正書

楚中居民與水爭地。古所云上策中策。已不可施。惟從下策補偏救弊。庶幾少罹災患。條議圖說。規全局以立言。亦目張而綱舉。慘淡經營。良非泛泛。

寄定 長書

貧瘠之鄉。田土而外。別無生計。秋收稍歉。青黃不接。倍形其絀。接濟

之法。不出借糶二事。借宜迅速。不令守候。糶宜就近。不令往返。窮民已沾實惠矣。

寄羅 文思書

吾輩一日有一日之功。惟思每日必有及民之事。乃不虛此一日。趙清獻每日焚香告天。正此意也。

寄成 德書

官場中處拂逆之境固難。處順適之境更難。時時回光返照。痛切警省。始無縱不及持之患。知近來眼界更進一層。功夫更切一層。至於事關有益地方。則又當直抒所見。一味引嫌。又覺自爲之念太重。爲人之念太輕。此中機宜。又須講求耳。

寄尹元長先生書

會勘河道。備見籌慮周詳。首尾一氣。如此節節疏濬。水性就下。原係窪

地。雖仍不免漫溢。而水有去路。上游減得一分。卽減一分之災。被水之區。早消一日。卽免一日之傷。盡人事以弭天災。治水於水鄉。舍此更無他策也。

寄宋 邦綏書

年來使節所經。士習民風。吏治虛實。閭閻休戚。注目經心。無不洞悉。從此見之文章。罔非實情實理。不同浮響。又時時開編。以古人之言。證之今日之事。一字一句。皆有著落。審同辨異。披沙見金。以心入之。以身歷之。文章事業。同條共貫。

寄胡姪倩德球書

人生境遇。順逆難齊。功名遲早。各有定數。士君子惟有素位而行。盡其在我。其他皆宜聽之於數。古人云。境遇要看不如我者。學問要看勝過我者。數十年前卽佩服此二語。至今益覺切當。不可移易。蓋境遇看不如我

。則世間不如我者甚多。眼前逆境。無非順境。心氣不抑而自平。學問看勝過我。則一得未敢自矜。愈學愈見其不足。又焉有矜世傲物之見。出乎此。則入乎彼。此處關頭。所係甚重。望以明理者治心。卽以安命者立命也。

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 卷中

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卷下

培遠堂偶存稿

寄家聖泉書

士風不古。學無實用。皆由義利不明。學堂中無人爲之講究。一入仕途。隨波逐流。其才識本可以爲君子。時位亦能爲君子。而計得失不計是非。一念之差。終爲小人之歸。明儒馮恭定所以有士大夫諸事不妥。皆坐不講學之論也。

寄家雨泉書

講理必透其根源。遇事必求其實在。來札所云。地方官謹飭有餘。親切不足。切中近時官場之病。所以事皆不可爲。而民生卒無所賴也。

寄陳文組兄弟書

學問無窮。文章亦無盡境。愈學則愈覺其不足。先輩佳文。出經入史。無

一語無來歷。無一意不懇切。原不僅從時文討生活也。

寄陳 錫輅書

纂修郡志。水利河渠。正應載入。詞句當不蔓不支。據事直書。方爲傳後信史。每見地方官修志。多將本任之事粉飾鋪張。竟成自己一部文集。一卷治狀。目下亦自有人贊誦。轉眼難以垂後。徒滋訾議耳。

寄許 葵書

近世論者。皆云某某長於文章。某某長於政事。似乎分道揚鑣。理難兼擅。不知名目雖殊。事理本一。合之則皆是。分之則皆非也。未有真文章而無政事者。古人所以重文章通乎政事也。

寄莊滋圃有恭書

三吳煩劇。甲於直省。老先生精心密慮。擘畫周詳。事無小大。犁然有當於人心。有從容暇豫之休。無迫促煩苦之態。儒術之不迂疎。於今日見之

矣。

寄馬 大用書

所云輯兵馭將之道。寬猛互用之施。具見返躬修己之學。稱物平施之用。非同紙上空談。更不類官場冠冕套語。孔門論政。以勸民。則曰舉善教不能。以服民。則曰舉直錯諸枉。天下之人。中材居多。全材則少。一事之善。一事之直。皆在所舉。而教則難拘一格。放勳勞來匡直輔翼振德。祇完得一教字。因事因人。隨時隨地。一切引人於善。禁人爲惡。及止惡於未然。懲惡於已犯。無非教中之能事。所以發強剛毅之中。具有忠厚惻怛之意。近世論治。動以主寬主嚴立論。主則不免於偏。常至積重難挽。矯枉過正。寬而有制。嚴而不苛。守此二語。庶幾胸有把握也。

寄尹亭山書

從此留心部務。事無巨細。精心密慮。講求乎至當不易之理。斟酌於不激



不隨之道。不以事涉苦難。而稍有諉卸之思。不以事易見好。而稍露爭先之態。其於同官則宜開懷相示。婉曲相商。不分彼我。更不可分滿漢。讓美任勞。目前於事有濟。久更足以增識見。廣器量。爲異日展布之地矣。

寄楊秋水書

粵西民窮而愚。士樸而陋。自來當事持議。俱云安靜。覺鄙夷厭薄之意多。而體恤振興之意少。竊以有民人。則不可無勸懲。有土地。則皆可以墾植。一省之大。未有無利可興。無弊可革者。酬知遇於九重。繼芬芳於三代。益大前徽。用符民望。數月期年。知必有不容已於粵民之心。必大有造於粵民之事。惟預爲父老子弟慶幸耳。

寄常 青岳書

人之心思物力。祇有此數。於浮文上多一分。卽於實事上少一分。居官者能以周旋上台之心力。致之於民。地方民生。自實受其惠。至於上台之喜

怒好尙。不能一律。信理而行。盡其在我。揣摩迎合。均所不必。究竟凡事莫逃乎實。動物不外乎誠。步步腳踏實地。不患無知音也。

### 寄靖果園書

天下不乏博學能文之士。然往往書自書而我自我。文則是而人則非。皆由讀書時。只圖作文抒寫。不會把書中道理研究一番。更不會在自己身上體認一番。敲門瓦。口頭禪。於已何益。於世何益。今日講學。只須辨別何爲有益。何爲無益。正不必分門別戶。另立宗主。至於制義。原以發明四書。而四書之理。有因制義而晦者。皆由作文不肯認清書理之故。文字雖佳。奈不切題何。

### 寄白河帥鍾山書

中州河勢。大隄足資捍衛。惟河灘寬廣。溝洫及隄外之坑窪。在在有之。平時水所不到。原無妨礙。一經瀾漫。便成河勢。有大隄不能堵禦者。河

員於近隄者。尙知防禦。其餘多不經見。或見而以爲離隄尙遠。視爲泛常水溝。年來爲患。皆由此致。全河兩岸。類此者多。迂愚之見。未知當否。

寄莊未齋有信書

宛南書院別後。時以爲念。自來好事每多磨折。吾輩所自主者。時有可爲。力所能爲。不敢稍懈。事之成否。又有數焉存乎其間也。此舉規模闊大。布置周詳。創始已艱。樂成較易。人之好善。誰不如我。踵而行之。必有樂觀其成者。拭目企之矣。唐風儉勤。及無遺利。又無他省奢靡游惰之習。惟視利太重。則視義太輕。國儉示禮。所宜加意耳。

寄胡書巢德琳書

在內在外。同一宣猷。而縣令爲親民之官。惠之下逮也速。得行其志。一邑之民均被其福。所關非細也。

寄尹元長先生書

工程浩大。新舊變更。清釐整飭。已非易事。自來利弊。言人人殊。有言之可聽。而按之實在情形有不可行者。有目前小有不便。而甫經施工。未得究竟。旋來指摘者。非詳慎熟籌於先。不能得其實在利弊。非堅忍力持於後。亦不能觀成以收實效。此中機宜。知倍費心神也。

寄朱曉園書

監司原佐兩司所不及。錢穀專任於藩。刑名專任於臬。與聞易致越俎。不聞又覺尸曠。不卽不離。最難妥適。此中須有一番體察講求。設誠致行。委曲求濟。俾兩司喜其相助爲理。而不以撓越爲嫌。庶爲得之。

寄朱佐湯書

南北分袂。後會爲難。惟望於修己治人之道。切實體察。理所當爲。力所能勉者。設誠致行。漸次推廣。毋負生平所學。宦境榮悴。時會偶然。吾

輩不必計。亦不暇計也

寄張 奎祥書

札來知所事易竣。不致因人受累。而心境恬適。一種盡其在我。隨遇而安之意。已溢於楮墨之間。足徵所見者大。每見官場中因現在順適。稍有不如意者。便生見少缺望之想。究竟天下事豈能盡如吾意。徒增鬱鬱耳，吾輩學力。正於此等處見之。

寄朱曉園書

通省鹽驛又兼巡務。於民生利弊風俗。官司才守高下。政治勤惰。講求一番。相聞院司。次第舉行。以惠民生。以彰公道。皆監司力所能爲。不爲越俎。惟辦一點不容已之心耳。

寄周 人驥書

屬員中能於民事勤勤懇懇不肯膜視者。皆有志向上。雖所行未盡愜。而路

數不差。自當鼓舞而振作之。至於凡事只圖自占地步。不顧民生苦樂者。雖才具敏捷。或自負老到。究於地方無益。嘗有上司交口推爲能員。而體訪輿論。竟大不然者。三代直道。至今在人。公聽並觀。考言詢事。庶是非黜陟。上下相孚。舉直錯枉則民服。此可爲知者道耳。

又

遙聞海水爲災。籌辦賑卹。尤關重要。主持辦擋。大費心力。道遠未悉底裏。耿耿在懷。吾輩肩此重任。惟有身先作則。持平秉公。隨事隨人。懲勸互施。不復稍存成見。不敢自弛擔荷。公可服人。誠能動物。爲之在我。當如是。他非所計也。願共勉之。

寄謝堦溶生書

陞遷者。一時之遇合。爵位者。一己之遭際。而是是非非。則天下之公論。而千載之定評也。

寄陳玉亭輝祖書

度支重地。片紙隻字。皆關國計民生。隨時贊畫。定能裨益部務。恢宏器識。門閥既高。先型在望。於勤慎之中。更思接武前人。是所望耳。

寄富提刑勒渾書

浙中多訟之區。鼠牙雀角。似無關係。官不早爲清理。小事釀成大事。一案幻爲數案。上官多不及知。牧令雖知之。以爲得過且過。何苦乃爾。此近日之通病。惟賢者當有道以處此也。

寄楊繼白方起書

聞賢昆季居家奉母。極敦孝愛。此士君子根本之地。亦讀書人切要工夫。近雖析居。而友于之愛。必不稍間。人家兄弟析居。無非爲各自立業成家。以省家庭詬誶。所分者田地房屋耳。而兄弟關切之至情。友愛之天性。固終身不可分。亦不能分者。天下無百年不分析之人家。而千古有一日不

可解之至性。若云業已分居矣。一切兩不相顧。當下卽如路人。何以爲父母地乎。望賢姪輩勉之。

寄雷翠亭書

向聞楚風刁悍。今歷其境。所云似不盡然。釜底抽薪。消於未然。懲於未犯。其實仍在上而不在下。竊謂祇求天下有良心之官。終不怕無良心之百姓也。

寄胡泰舒寶璣書

自昔有一種泛而不切之文章。卽有一種泛而不切之吏治。以不切之文章爲冠冕。是處可通。不切之吏治爲穩妥。不耽干係。學術日非。事功因以不振。老先生眞所謂近裏著己體用一原者也。

寄李觀察根雲書

觀後賢之繼起。縣書香於奕禩。裕後先萌。老先生實在樂境。卽實在事業



。正不必居位行政。乃有事業也。嘗見士大夫致仕家居。非絕意人寰。矜言高蹈。則求田問舍。與俗人爲伍。於現在所處之地。當行之事。漫無決擇。似乎不居官。則一無所爲。且可以無所不爲。聖賢素位之學。決不如此。老先生仁心二說。早已看透及此。故附質焉。

寄朱曉園書

大差告竣。正可經理地方。行一二有益民生之事。竊謂居官不費心思物力。一說便就者。必無好事。縱好亦不能經久。凡經久好事。必有許多阻難。必受許多熬煎。官場所動色相戒。以爲何苦乃爾者。我能看透機關。力任不辭。乃能於事有濟。迨至事成。從前之波折。皆爲磨厲之具。自古如斯。又不獨今日也。

寄胡泰舒書

夙昔讀書。大半浮慕。自入仕途。遇事搖惑。胸無把握。始覺淺陋空疎。

凡吾人處難辦之事而懈其責任心者。觀先生此文當知所致力矣。

所謂平時不學用時悔也。卽欲退而言學。實已無及。然偶一開編。或細繹向所記誦者。參之時事。未嘗不隱隱觸發。可相印證。益信仕途不振。皆由所學之非。動謂仕可不由於學。學亦無補於仕者。尤其同牀而各夢也。

### 寄雷翠亭書

魏環溪總憲家居奉親。將古今嘉言善行可法可傳者稱述膝前。並令子弟家人。環列而聽。日以爲常。上以娛親心。下以訓子孫。兼以式化鄉里。刊之集中。爲世師法。異日立朝事業。皆基於此。湯文正公由監司告養。家居十餘年。與孫夏峯講學有心得。課子姪以守正立志。至今稱巨儒名臣。咸以爲得力於養親家居時爲多。年老先生積學力行。根柢純厚。行道甚篤。聞義勇爲。自此潛修醞釀。眞堪坐言起行。方之魏湯二公。竊以爲過之無不及也。

### 寄宮怡雲書

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 卷下

老長兄平昔於義命二字。見得甚明。年來備受磨折。於人情世態。更已覷破。素位而行。盡其在我。定多心得。孟子所云。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他人雖明其理。未歷其境。老長兄身受其困。亦卽實受其益。試驗未有此患難以前。與今患難既平之後見聞。胸次必有大不相同者。卽此可以徵所得力矣。

寄黃德培元基書

親民之令。一身之喜怒勞逸。均關百姓身家苦樂。况當劇要煩雜之區。尤易生厭煩苟安之計。一切平心靜氣。以心入之。以身先之。不辭勞苦。不厭煩瑣。縱極煩難。必易就理。久之上下信孚。循良之譽。孔邇之頌。均在斯矣。

寄張松亭之浚書

易繫所云事業可久可大。悉由易知簡能。愚見易有變易之意。亦有平易之

意。簡有簡要之意。亦有簡明之意。吾輩作文治事。均不外此。知年來於此定有得力也。

寄成 德書

歷一番煩難。增一番識力。受一番艱苦。見一番勞績。此官場安身立命之實學。均須努力。

寄朱曉園書

賦性原本孱弱。自幼讀書勇猛。不復愛惜。及入仕途事體煩雜。至親好友。時以節留精神爲勸。而迂愚之性。樂此不疲。凡片紙隻字。偷不寓目經心。便覺過不去。年來責大任重。益覺此心不敢稍懈。與其圖一時之暇逸。而耿耿不安於心。不如甯耐煩勞。以求此心之稍安。實非好爲煩勞。原有一段不耽不煩不得不勞之情況。質之賢姪以爲何如。

寄張 廷桂書

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 卷下

軍事未息。一切委辦之事。自所必有。毋問難易苦樂。惟有腳踏實地。勉力支持。而又出之以和平。自責處不妨於多。責人處不妨於少。不但遠怨。亦且止謗。

寄志館范九池歐陽瑤岡兩先生書

湖南省志。搜羅編纂。備費苦心。發凡起例。具仰卓識鴻才。卷帙已有過半。每接緒論。佩教良多。竊以爲志者記其事也。記荒遠之古事。不妨從略。記近今之時事。不可不詳。不盡在文詞之高古。惟取其情事之切要。一統志及兩湖志大概採之陳編舊事居多。今事則少。今應載之舊事。自以兩志爲主。而近今之事。正須廣諮博採。稍有關係。卽應輯入。方可信今傳後。如各屬所送新舊志。必得遍閱有可採者。卽摘入各門之後。近年更定之幅幘官制。改撥之糧賦。增裁之驛遞兵馬。新建之城署。其古蹟名勝有新修者。均須查案編入。有未可盡憑舊志者。則如每案動兵改流。則必

有一案之善後事宜。再就各事宜中。事涉某門。卽摘入某門。一門之中。或前或後。或分縣而敘。或彙敘於府。亦須斟酌。至於事關政事風土人民者。無不奉有上諭。或係通飭各省。或係爲楚南特綸。正復不少。各省修志。有將凡係上諭冠於首者。前曾相商修志非比文集。以上諭冠首。反恐掛漏。而彙列一門。不如分列各門之爲切要。似應於歷年刊奉列朝聖諭中。擇其事涉某門者。摘入某門。以見事關政典無一不奉有綸綍。上垂典則。下昭信從。此尤爲不刊之令典。尤爲千秋之文獻也。偶於各縣志書內恭讀上諭。有前此所未見者。益知上諭雖係通飭各省。而各省志書均宜載入也。至於沿革兵制關隘兵防山川水利等門。事本相因。不妨互見。而孰宜從略。孰宜從詳。則定有一番剪裁。風俗不妨美惡互見。使後來採風問俗者。有所採擇。對症發藥。以施其因革之美政。所謂齊其政不易其俗也。惟善善長而惡惡短。善者從長。而惡者則渾含書之。不宜近於刻露耳。水

渠河道。名當從古。而形勢利害。今昔不同。則宜以今時爲論。如前代史傳。及名人文集所載。水經所注。可以載。可以不載。更不必拘於異同。亦不必辯駁深論。舊志藝文。當擇其有關興革利弊風俗者載入。一切風雲月露之詞詩。文雖佳。可以不載。人雖古可以不列。近來有送到文集家刻者。無論佳否。亦須遍閱。擇其有關利弊風化。或實學經濟者。爲之載入。重其人因取其言之有關係耳。吾於全省志原未卒讀。各屬志書亦未暇遍閱。每讀纂本。提要鈎元。心竊佩之。而走馬看花。不敢謬參末見。百忙中或有附商。亦就偶然所見及之。掛漏且不止萬也。因思與其逐處請商。有煩指示。不如就愚見所及。先陳梗概。更有業已如小札所言。因未及徧閱。復有所陳者。亦有所云未當者。則亦不必定以鄙言爲是。更徵至愛也。志書乃一省之公物。文章尤千古之公器。一人所見。前後尙且不同。必須竄改。今以衆人之所見。前後參攷。由不同以歸於同。由不一以求其至

礦利在昔時  
嘗遭封禁先  
生當舉世苟  
安自足之時  
而力排衆論  
申其正義良  
由全從民生  
上着想故說  
來親切有味  
不獨其卓識  
超越尋常一  
輩賢也

一。自必更見精當。生平最愛方望溪制義所云。兩相薄而其精出焉之句。因附質之。

### 寄楊星亭書

生齒日繁。農田所入。止有此數。牧民之官。苟有可以資生者。自當竭力圖之。況出於地而無窮如礦利者。尤爲因民美利。更與移緩就急此盈彼絀者不同也。乃地方官只求於已無事。罔顧民食艱難。倡爲礦不可開之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議。且以防患生事爲深謀遠慮。而塞養民者之口。在在皆是。而楚南尤甚。不知聚集多人。奸良不一。全在彈壓稽查之得人。不能因噎廢食也。

### 寄屠太守用中書

榆郡軍務未竣。又被旱災。度支撫綏。必更難於往昔。所可信者。太守以民心爲己心。視民事如家事。以心入之。以身先之。救得一分是一分。造



福之事。必有歷歷可指者。賢勞並著。公論在人。拭目以企好音矣。

寄慕 豫生書

大凡作令。未有不望繁劇而厭簡僻者。未得官者。尙思得一繁劇。况已任繁劇。而改用簡僻。中心缺望。亦人情之常。來札不以爲缺望。而以爲喜幸。卽此虛心自知。矢志恬退。已覺難得。年來必有宜民惠政以造福此方也。

寄謝壻溶生書

主上聖明。日下清議可畏。聞譽而懼。聞毀而思。吾輩自修之道。奉職之方。均不外此。動以人言爲不足畏。悍然不顧。全不思所以自反之道。終不免成終身之悔。縱時事或有畸重。而是非終有定理。常作此想。庶幾不亂脚步。

寄王介子太岳書

連年奔忙。皆時事之所值。吾輩正於此處用一番心思。盡一番力量。乃見素位而行之實學。所謂米鹽瑣屑。無非學問工夫也。

寄陳 文緯書

食祿有方。遲速有時。耐心靜守。自有機會。此時在京相與正人。日聞正論。慎重行走。於邸報中留心吏治民生。爲將來措施臨民之地。不將時日空擲。最有益也。

寄歐陽瑤圃正煥書

近日舉業。講機調不講道理。尙冠冕不尙親切。襯貼太多。實理反晦。以詞掩義者。往往而是。愚以爲古今論文以載道爲貴。朱子指道爲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何等切實。若看道字爲談元鑿空。似乎另有器物。可以遞相授受者。舉業家不必留意於此。留意於此。則於舉業有礙。如此立論。可以有好文章者。未必有眞人品。亦未必有眞事業也。買櫝還珠。古今同慨。

今以談理之文。卽載道之文。能爲載道之文。卽可爲有道之士。於人情物理。知得真。說得出。引經據古。觸類旁通。其於人品事業。定有不同也。五經四書。無一字一句不在人情物理之中。心思眼界。無一人一事。不載聖賢經傳之內。讀書及作文均講求及此。此士習文風轉移之機關。卽人才盛衰之機關也。

寄唐 植本書

民社重寄。在任一日。卽有一日之責成。一己之貲財。與闔邑之民命。孰輕孰重。一時之費用。與一生之功名。孰多孰少。吾輩一登仕版。穿衣吃飯。莫非皇恩。張蓋乘輿。無非民力。所給養廉。原爲任內辦理公事之用。非可視同不急之費。而欲捨不捨。以民事爲嘗試也。

寄載 瀚書

吾輩宦海升沈。總屬幻境。惟求其心之所安。將無往而不自得。值此拂逆

之境。而處之泰然。屏跡鍵戶。養親著書。此中得力自必益臻嘉善。古人不朽之業。未始不在拂意時也。

#### 寄崔太守乃鏞書

世多明於責人。而暗於自責。一入官場。得失心重。此病更甚。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此二語。返躬體認。隨處有益。正不可作口頭語讀之也。

#### 寄羅文思書

改修新路。極爲平坦。行旅賴之。閱修路記。知所費不少。在商一日。定有一日之措注。利無不興。害無不除。名列御屏。而遷除尙未。無非留此竟其設施。滿其善量耳。

#### 寄紫陽書院掌教董之誠先生書

制義之無關於人才者。其病在不尙理而尙辭。學問之無關於身心者。其病

在求知而不求行。程子所云。知一字。便行一字。其異於俗學正在於此。

寄劉紹聞公子書

襄事已竟。正宜奮志讀書。以成先志。日親正人。日聞正言。尊聞行知。學業不患不成。家庭一切言動。皆關學問。善事高堂。篤愛兄弟。最爲根本所在。不可不留意也。

寄李漢三世傑書

江南訟獄煩多。固由士民好訟。亦由地方官耽於疲玩。毫無振作清理之意。以畏事爲安靜。以含胡爲老成。每遇一事。非疑則畏。苟可推延。那肯急辦。以此舊事日積。新案日增。一案變爲數案。小事釀成大事。不得不望賢太守之時加警策也。

寄高澹齋先生晉書

生平於富貴利達。不肯著熱。於國計民生。不肯放冷。未必事皆有濟。而

此心自不容已。至於河工水利。合之則皆是。分之則皆非。有司河員。聯之則爲公議。歧之則爲私見。惟力破衆議。掃除積習。一視同仁。身先作則。始覺改觀。

寄齊 斌書

天下誠能動物。君子和而不同。雖不同而無傷於和。所以爲君子也。

寄劉參戎連捷書

理所當爲。事在得爲。自當以心入之。以身先之。惟宜平心靜氣。求其有濟。盡其在我而已。

寄喬 光烈書

官場陋習。不問事之是非。惟以官之去留爲向背。故雖極有益於民之事。而終不果行。民卒不受其益。反致滋爲口實。懲是而一切置之不爲。不曰毋動爲大。則曰何苦乃爾。惟務虛文。了此故套。轉爲穩著。至於居官

者。性情好尚不同。其治理民事。亦各因其性之所近。語云齊其政。不易其俗。所謂不易民而治。惟期於民有益。顧乃以一己之好尚。而欲部下官民皆如我之所爲。如此則喜。不如此則怒。此則所謂強民以從我。不但勢有不行。而於己亦未必有益。

寄許鶴齋道基書

農曹度支。均關國計民瘼。但二者事屬一氣。合之則相濟有益。歧而視之。則不免兩傷。老先生卓見鴻才。必有正本培源。規其大不務其細。計久遠不計一時者。

寄顧 汝修書

論語一書。理則精粗上下。無所不該。人則賢愚貴賤。無所不宜。真有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來序云。道理渾淪。莫如詔曾子之一貫。工夫喫緊。莫如答顏子之四勿。二語括

全部之要旨。至於聖門論知、論仁、論禮、乃就一時所重而名之。後人斤斤就字面上分別異同離合。便生出許多穿鑿捏合。今云仁具於心。禮徵於事。自其心之純粹無間。謂之仁。自其事之恰當不易。謂之禮。仁禮交關。同原共貫。可云直截了當。昭然發蒙。卽張子所云。理虛而禮實也。老先生平日於四箴。有一段切實體認工夫。以此詔示來學。不媿見道之言。竊以勿視勿聽。原有思明思聰工夫。果能非禮勿視勿聽。則尤悔之寡。更不待言。復禮之功。不外明健。不必以寡尤寡悔爲明禮實境。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欲罷不能。正是精進著力之候。以爲其覺察也。若有意。若無意。其用力也。亦不易。亦不難。浮雲點空。天風迅掃。大段著力不得。轉未免無可捉摸。反疑近於二氏耳。

寄陸 廣霖書

堅持初志。甯耐煩勞。凡有益於民生之事。不以小而忽。不以難而阻。四



境之內。精神處處周到。卽處處造福矣。邊方僻陋。詞訟本少。然一縣之大。不能全不告狀。向聞赴縣告狀。竟至二三十日尙不批出。所批仍屬含糊。似準不準。應拘不拘。有拘不審。偶審不結。以致鄉民皆以告亦無益。非政簡刑清也。

寄莊滋圃書

蘇松水渠。通體疏濬。積久淤淺之劉河。尾閘多阻。爲患不少。已屆十年大挑之期。而工長費巨。衆欲難調。未易興舉。今於半載之內。挑深至丈餘。寬有十餘丈。黃浦江而外。又增此入海尾閘。太湖迤東之水。得以暢流趨海。非等尋常宣洩。實爲江浙莫大之利。且海船銜尾而進。商賈通利。更不待言。此弟年來幾欲疏濬。而未得肯綮者。

寄李杏圃綬書

近日條奏釐正禮經。慎重義易。實窺經學之實際。竊以向來頭場書藝三篇

。兼試經義四篇。原令士子各出機杼。展其素蘊。而風檐寸晷。時候迫促。試官知難求全。所以經義止就擬題所有者命題。諸生得以浮泛剽襲。僅求篇數不缺。其中經旨未明。經解錯謬者不少。今將二場屏去表判。專考經義。無非欲士子平日執讀全經。講求經旨。參考經解。方能有題有文。若仍止就擬題命題。士子仍不肯講讀全經。參考經解。經旨且不能明。何問經學乎。曾憶定例之初。士子猶有勉讀全經。以圖應試者。近來不過就舊日擬題敷衍。即可倖中。鮮有究心經解者。二場經義。又爲虛設矣。每與主司談及場屋。竊謂總不應仍出熟擬之題。士子先明經解。方有經文。庶不負聖主崇尚經學。另爲一場之盛典。

寄耿 壽平書

察吏卽所以安民。除弊卽所以興利。不肯藉口差務。置民事於不問。尤爲及民切要之務。地方官實惠及民。不外自理詞訟。每日有之。能速理一件

。持平一事。積久計之。兩造卽受無窮之福。

寄費 廷珍書

太守體統。較州縣爲崇。境地較州縣更廣。而於百姓。則較州縣不免疎遠。務視州縣之事。皆切己之事。上下文移。悉心核閱。毋以率轉率行。了承上起下之故套。且不時輕騎滅從。周歷屬境。得以體訪境內土俗民情。并以察州縣之留心地方與否。詞訟之疑難。積蠹之把持。均可就近提究。闔屬士民。必以太守之惠至爲利益。唯恐太守之不常至者。如此乃不愧領郡之職守。在郡一日。卽有一日之實蹟。

寄曹立齋槐書

卽仕卽學。閱歷有得。一經出守。見之施行。凡關吏治民生之事。官場所視爲迂而且勞者。設誠致行。必有實效也。

寄熊 繹祖書

地方官勤政秉公。體民心以心己。籌民事如家事。官有平政理訟之實功。民自收移風易俗之實效。教養出其中。化導亦出其中。

寄陶孚中其慄書

名書不刊  
理訟正所以息訟。民刁皆由於官疲。保富正所以濟貧。官衙視可啖之家。爲擾索之場。未免傷元氣而昧公道。

又

地方有司。每日審理詞訟。是非虛實。皆關小民身命。始於至微。成於至鉅。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民情雖刁。果能有審有斷。折服其心。自不至挺而走險。

寄中丞圖爾炳阿書

楚南吏治。較之北省。似覺著實。民風尙稱淳樸。若得地方官勤於理事。嚴於馭役。民少冤累。地方自然甯謐。苗人久沐聖化。幾與中土無異。惟

在撫綏。化誨轉移。不可過爲隔絕。堅其負固。前有奏准苗民與內地民人通聯婚姻。建立市集。嚴禁兵役騷擾。是爲綏苗之要策。

寄家雨泉書

近日牧民之官。其最關於民瘼者。莫如理訟伸冤。緝匪安良。屢奉上諭嚴勅。以此定其功過。有功破格獎勵。而其中樞紐旋轉。全在太守。此一官也。由內出守者。似有才能。而試之民事。終少諳練。由外保陞。又不免就一二事之急公。一時之應對。卽爲保陞。終難得人。自奉特綸。於丞佐州縣內保舉堪勝知府之員。原就現在親民理事著有成績之員。卽令表率各屬。又不拘於參罰。似屬擢用太守之一途。切行時原不乏歷練之員。迨後漸覺徇濫。所以猶不見得人。吏治民生。未見裨益。此種弊習。久在聖明洞鑒之中。愚見旣係現任之員。自須將所行政績。逐一臚列。則憑空臆取者或少。其甄別州縣之能否理事。則知府而外。專責巡道稽核督催。如兩

官交卸。接任官將前官已未完詞訟若干通報。後來者亦復如此。則凡官在任內理訟勤惰。自己皆有責成。上司亦有查考。試用者。一委暫署。即可以此而定其能否勝任矣。

#### 寄楊樸園景素書

慎選房長族正。分別勸懲。敬宗卽所以睦族。立教不外乎明倫。臨以祖宗。教其子孫。其勢甚近。其情較切。以視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勸戒。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實効。直省惟閩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此古風也。卽禮教也。昔於江西酌定祠規。列示祠中。選立祠正。予以化導約束之責。族中有口角爭訟之事傳集祠正秉公分剖。先以家法勸戒。當時已覺悚動。若久久行之。自能去其積習。以收遠效。近因祠族有不法之事。遂爲拆毀祠宇。追取譜牒之舉。凡城鄉祠堂。必有一番滋擾。祠正無人承充。卽有其人。亦不可問矣。因偶然之流弊。而廢長久之良法。

大率如此。

寄家聖泉書

人看道字似另有一物。如古董玩器之類。不曰自某傳之於某。則曰此爲某之的派。無非從字句迹象上。講究是古是今。絕不於人物理上。講究是真是假。道字看不真。則論文不過皮相耳。糟粕耳。朱子解中庸率性之謂道。卽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學者多視爲淺近語。是以求之愈杳。去之愈遠。

寄劉 藻書

滇黔萬里。邊鎮布列。民苗雜處。風俗尙稱愚樸。地土大半貧瘠。一切非中土可比。治之者不可無恩。尤不可無信。官亦無事解推之惠。以不取爲與。以不擾爲安。於邊地苗疆尤爲切要。

寄張 鋌書

大抵閩中下南風氣強悍自負。地方官惟以勤敏理其事。以恩信結其心。庶恃強凌弱。糾衆抗法之惡習。可以潛移默化。此釜底抽薪之本計。尋爭常角。若先期不爲分割治理。遇有不逞。縱嚴刑峻法。愚民已追悔不及。官於心亦不免抱歉也。

寄陳韋齋之銓書

官場一切。當局恆不如旁觀之清。此時用心體察。可備將來之設施。上司亦正以此覬屬員之留心與否也。

寄朱南湖書

繁劇之地。人情變幻。喜事好訟。讞決難於折服。物議易起。亦惟有就事論事。平心靜氣。秉公持正。久後自有公論。著不得一毫已見瞻顧。更著不得一毫矯枉過正。

寄王九谿文清書



竊以天下士子皆有志於讀書。讀書者皆知講習作文。祇恐文與題不甚真切。更恐讀書作文者。於身心識見全無觸發長進。書自書而人自人。所作之文便如敲門之瓦。讀書雖多。得其糟粕。遺其精液。良可慨耳。

又

舉業不講明書理。如何能作好文章。今日書館無真文章。異日廟堂如何有真事業。

寄高澹齋先生書

河工積習浮靡。事尙趨承。工非靠實。非積一腔開誠布公之真心。又有一番本身作則之實事。必不能上下潛孚。風氣爲之丕變。宜防皆臻實效也。

寄張墨莊若澁書

士子實學。全在講究於平時。非可勦襲於臨試。近揣其弊。似有二種。一則作文不解書理。師生案頭止守時下講章一部。不問精切與否。於經書語

此篇雖論科舉時代之文學而要旨在博古通今切於實用士子須留心閱報在今日爲學校之通例在昔時惟先生有此叔議足見有真學問者無不有遠識

句。略觀大意。卽欲敷衍爲文。於本題語意全無體認親切之處。文不足以載道。學何能以經世。一則秀才讀書。惟知學古。不知居今。應試文策。考據雖詳。記誦雖博。然多泥於古而戾於今。及入仕途。未免拘迂鮮通。方枘圓鑿。迥不相入。世人以讀書人爲無用。皆由於此。其故總緣不留心邸報之故。黃陶庵先生因館於某當事家。每日備閱章疏抄根。故爲文皆切實不浮。可以坐言起行。可歌可頌。愚意城鄉學館中。俱令看邸報。或寒生力有不能。則同邑同館數人同看。費亦無多。凡近日朝廷用人行政。及內外諸臣工條奏。皆得見聞。此中亦增許多識見。見之文策。自更親切。不愧通儒矣。

寄鄭 大進書

天下萬水皆歸於海。濱海之地。首以疏洩爲上。築隄防護。則水多河少。一時不能容納。致有潰溢之害。大概江南、山東、直隸、情事相同。古人

防河先通尾閘。眞確論也。

寄申 夢璽書

吳中訟牒之煩。皆由於喜事逞刁。地方官畏其多事。而事愈多。忿其逞刁而刁益甚。有司有告卽審。有審卽斷。官衙有是非之公。民間自著勸懲之效。訟者知其無益。訟必漸少。刁者慮其受法。刁必漸斂。惟望所屬縣衙。每日皆有應審之事。卽釜底抽薪之策。

寄楊樸園書

廉使一席。主持平反。申理冤滯。然刑以弼教。究非以刑卽教也。境內風土人情。邨莊疎密。關隘險要。必得見見聞聞。更好因地設防。隨俗立教。於平反中寓化導之意。臬臺無巡歷之例。所辦一切。究係暗中摸索。紙上空談。詢及地方官。亦未必人人留意熟悉。今有辦臺之行。往來楚直。每過一處。留意咨詢。觸目驚心。見景生情。無巡歷之心。而收巡歷之益。

。有心人決不作遊歷空過。然此可爲留心經濟者道耳。

寄鍾聞軒音書

在官在民。物力艱難。均屬一體。少一分繁文。卽增一分實事。禁無益之酬應。省太甚之浮靡。於崇淳返樸之中。自著移風易俗之效。

寄田 錫莘書

內地民人。畢竟惡人少而善人多。官司分別勸懲。不難不變也。

寄白參戎雲上書

設兵所以衛民也。幸際昇平。巡緝奸匪。卽其衛民之實事。爲營伍中正經職守。操演之外。隨地隨時。盡一番心力。卽有一番功效。匪黨斂跡。地方士民陰受其福。而不知久之亦未有不知者。

寄崔升吉應階書

閩中風土強勁。氣矜是尙。引之於正。見義勇爲。一入於邪。負固不服。所

以常有糾衆械鬥毆差抗官之案。惟今地方官勤理民詞。凡有忿爭。爲之剖結。以平其心。不至激而滋事。懲刁卽所以止刁。理事正所以息事也。

寄歐陽 永琦書

海疆要地。宣上德而達下情。無非爲國計民生之重務。屬員才識短長不齊。習尙亦別。惟有一秉中正。立之標準。好民好惡民惡。補其偏而救其弊。凡檄行之文告。批答之札稟。相見之談論。矢以真誠。示以公溥。勵以清白。將以坦易。有長必錄。有善必獎。有過必原。有惡必懲。始而相知。繼而相信。久則相畏而服矣。

寄陳 焱書

長沙亦有刁詐健訟之名。然細加體究。亦不盡然。地方有司。如肯諸事爲之經理。隨時剖結。速彰公道。亦自帖服。未必皆喜於上控。自取罪戾。尙不至如三吳之人喜訟糾纏不已。省會已近湖口。湖身日就淤窄。不可不

急留容水之區。每有懇求築圍成田。得利者不過數十家。每遇水漲。湖不能容。倒漾爲患。所傷實多。此近年長沙湖河情形。所謂多築圍圩以廣地利。在他處則然。却非此地所宜。

寄鄭 大進書

吾輩祇求於地方有益。不必名自己立。功自己成。然可爲有心斯世者道耳。

寄錢相人琦書

有司司牧之官。以民心爲己心。視官事如家事。自能勤於治理。切於興除。雖無大興大革之事。而積少成多。弭患未然。陰受其福者。不知凡幾。孟子論得民心之道。不外欲與聚而惡勿施。與聚勿施。正積少成多。以漸而除之謂也。

寄楊 仲興書

陳榕門先生手札節要 卷下

巡道名爲監司。則刑名錢穀。皆其所管。分巡所至。事事可以稽查平反。故兩司所不能親歷者。巡道皆得親歷。官役有所顧忌。士民有所倚賴。此官不同虛設。出巡不同閒遊。今奉新例。每年親歷。秋審則刑名之大者。以身先之。以心入之。不特重囚冤滯可以平反。凡大小案件。民間利弊。有一番體察。卽有一番措施。

寄王介子書

楚南臬務。原不甚繁。而命盜案之株連。詞訟之翻覆。總應督率僚屬。設法清理。夜長則夢多。畏事轉致滋事。民情之變幻刁詐。亦地方官有以釀之而招之也。州縣自理之詞訟。因未告上司。而上司亦無從稽核。民有屈抑。積不能平。乃始上控。未免概以翻控擲之。亦非釜底抽薪之計。近來極小之案。動告部狀。民刁益甚。而地方官動輒得咎。皆以始辦之罅漏耳。竊嘗以孔子之使無訟。仍從善於理訟處漸以致之。非概不理訟。而可以

使之無訟也。

寄周信玉瑞書

平心靜氣。事事爲地方經久之計。可以問心。則以問民。卽所以獲上也。

寄查儉堂禮書

蜀風悍野。五方雜處。不似粵中醇樸。平時所謂囁嚅子者。不僅懲創於已犯。必須解散於未然。平時依草附木。呼朋引類。遇事輒隨聲附和。故散之則見其少。聚之則見其多也。保甲之法。在他省或難見效。在川省則易於見功。此輩於到川之處有所稽查。庶不至猖獗爲害矣。



82

1956

47



8  
28  
63  
27